



吳祖光戲劇集之一

林冲夜奔

吳祖光著

林冲夜奔

莫祖光戲劇集之一



3 0614 2521 5

序

從我有了閱讀「閒書」的能力的時候起，同許多年青人一樣，我便常常撇開了學校課業的研讀，被「閒書」占去了我大半的時間。所謂「閒書」，大人們都是這麼說的，就是指的一些在正經人心目中不予重視的一種書籍，也許可以算作歷史，然而卻不是那種奉勅編纂的歷朝天子御覽的歷史。

我現在寫劇本，我學習着創造人物的性格和情感，假如說我有我的寫作技巧和方法，則這些技巧和方法得自於「閒書」的遠過於學校所教給我的。想想卻也簡單，我現在所幹的本不是「正經事」，而是十足的「閒事」，那麼從「閒書」中獲益乃是很自然而合理的事了。

哪一本書給我的印象和好感最深最切呢？我說：是「水滸傳」。

世人視盜賊如洪水猛獸，然而假如真有梁山泊上那樣可愛的強盜，該反而是人類的光榮吧？讀「水滸傳」的人哪一個不愛林，不愛魯智深，不愛武松，不愛李逵，不愛花榮，不愛石秀？……

我愛這一羣人，這一百零八個大孩子，他們有的是互愛，互助，坦白，天

真；重義氣如山斗，視生命如鴻毛；這一切一切不都是現代人所缺欠，所不屑爲的麼？世情的澆薄使我們更傾心於「水滸」裏的同情與溫暖，因此我沒有理由不愛這一百零八個人，我沒有理由不愛這本書。

我早就想着如何把林冲的故事搬上話劇舞臺，雖然也有人已經作過這工作，但是與我所想的是完全兩樣的。然而我卻思索了一年不敢下筆；只爲了「水滸傳」本身的輝煌，使我望而卻步。不過成都的冬天來了，從夏天開始的這五個月的游手好閒，思之慚愧，於是把「林冲夜奔」作了我今年歲尾的一支插曲。用近兩個月的時間在談天說笑中慢慢寫完了它，欣幸我自己又走了一條沒有嘗試過的路。對於這本戲，我力求作到簡捷，明快，沈着，有力。作到了沒有，我不說，所根據的理由，全是我所認識的林冲與魯智深給我的。題目原本定作「一傑傳」，但是我深愛那千里充軍滄州牢城外風雪山神廟之夜的林冲出走，所以還是叫它作「夜奔」了。

我們現在不提倡英雄主義，但是林冲這樣的英雄我卻希望朋友們的再認識，因爲我愛他，所以我相信你們也會愛他。

「林冲夜奔」作爲我獻給朋友們的一九四四的新年禮物，至於在這風雪中它將遭遇到何種命運，我可就顧不得那許多了。

卅三年一月卅日成都

附記：這個戲是三年前在四川時寫成的，序文中的最末一段當時果然不幸而言中，寫成之後便被審查會的老爺們以「題材不妥」的「罪名」與「風雪夜歸人」同時禁止上演與出版。抗辯是無用的，而且我亦沒有這麼大的功夫，結果是在被禁兩年之後，有一位審查會的朋友自告奮勇爲我重審解禁。

禁亦在它，解禁亦在它；這只說明了所謂「審查」根本只是一種莫明其妙的浪費而愚蠢的行爲。更使我感觸的就是當這個戲在抗戰的後方被禁之時，在淪陷區的上海倒是有轟轟烈烈的演出。正如在同時上海連演「文天祥」達半年之久，而重慶的「文天祥」卻慘遭刪節，身受五馬分屍之禍。

昨天還有一個外國朋友跟我說：「你們中國的事情真奇怪！」一點也不錯，這是一個「神話」的國度，也只有「奇怪」兩個字可以解釋一切。

三十六年五月上海

本劇取材於「水滸傳」第六回，第七回，第九回，林冲誤入白虎堂，刺配滄州道，火燒草料場，風雪山神廟，及魯智深大鬧野猪林故事。

全劇人物

錦兒
林冲娘子
林冲
魯智深
陸謙
富安
高衙內

高俅
衆武士
董超
薛霸
店家
老兵

全劇分幕

第一幕

東京開封府林冲家

第二幕

東京殿帥府

第三幕

第一場 東京城外道旁野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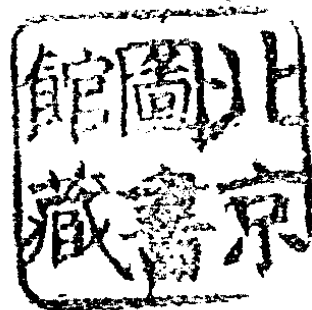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場 野猪林

第四幕

第一場 滄州城外古山神廟

第二場 古山神廟之夜

紛紛五代亂離間，一旦雲開復見天！
草木百年新雨露，車書萬里舊江山。
尋常巷陌陳羅綺，幾處樓臺奏管絃；
天下太平無事日，鶯花無限日高眠。



話說這八句詩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個名儒，姓邵，諱堯夫，道號康節先生所作；爲歎五代殘唐，天下干戈不息。那時朝屬梁，暮屬晉，正謂是：「朱李石劉郭，梁唐晉漢周：都來十五帝，播亂五十秋！」後來感得天道循環，向甲馬營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來。這朝聖人出世，紅光滿天，異香經宿不散，英雄勇猛，智量寬洪，自古帝王都不及這朝天子：一條桿棒等身齊，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！那天子掃清寰宇，蕩靜中原，國號大宋，建都汴梁，九朝八帝班頭，三百年開基帝主。因此上，邵堯夫先生讚道：「一旦雲開復見天！」正如教百姓再見天日之面一般。

那時西嶽華山有個陳搏處士，是個道高有德之人，能辨風雲氣色。一日，騎

驢下山，向那華陰道中正行之間，聽得路上客人傳說：「如今東京柴世宗讓位與趙檢點登基。」那陳搏先生聽得，心中歡喜，以手加額，在驢背上大笑，擲下驢來。人問其故，那先生道：「天下從此定矣！正乃上合天心，下合地理，中合人和。」

太祖皇帝自庚申年間受禪，開基卽位，在位一十七年，傳位與御弟太宗，太宗傳位與眞宗，眞宗又傳位與仁宗，此後英宗，神宗，哲宗，再傳而至徽宗，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。

那時君聖臣賢，官清民順，天下太平，萬民樂業，路不拾遺，戶不夜閉，眞箇是：

四海豐登五穀熟，鳳凰來儀麒麟出！

第一幕

人物： 錦兒 林冲娘子 林冲 魯智深 陸謙 富安 高衙內

東京開封府。

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林冲家。

是臨街樓房，六月天氣，天早亮了，只因窗門緊閉，顯得房裏黑樸樸的，這是林冲家的起坐間，右手較大的門是通樓下的，左手的門下了門帘，裏間是林冲夫婦的臥房。

扶梯脚步聲，丫環錦兒輕輕推開門，走進來。

錦兒蹣手蹣腳，在臥室門邊靜聽，見尙無聲息。

錦兒把臨街的窗戶支起，太陽光穿窗而入，於是滿室通明。

錦兒便開始清理屋子，揩抹几案。

錦兒見書案上偏着放一把寶劍，劍鞘卻遠遠放在一張太師椅上，於是提起寶劍頗爲新奇地撫視良久，拿過去想裝入劍鞘，可是剛走到半路，一個不小心劍落在地下了，劍觸地板「乓」然作響。

錦兒咋舌不下，彎腰剛拾起地下的劍，臥室門帘掀動，林冲娘子顯出半個身體。

娘子晨粧初罷，尙有惺忪之態。

娘（嗔怪地低聲）輕一點兒……

錦（紅着臉羞澀地笑）小姐……

娘（走近錦兒）他剛剛讓我哄着睡着了！

錦（撅着嘴）這個東西死重！我拿不動它……

娘誰讓你拿它。

【林冲娘子接過錦兒手裏的劍插入鞘內，掛在牆上。】

錦小姐，怎麼姑爺又一夜沒睡？

娘（憂鬱地）嗯……

錦不是前天就一夜沒睡？

娘嗯。

錦這怎麼好？

娘（無可奈何地）他氣呀，他還是生氣呀，他氣得不得了呀！

錦小姐，你得多勸勸他。

娘（搖頭）不聽呀，他一句話也聽不進去，一個人悶着頭，其實他發一頓脾氣

也好，就是這麼不聲不響地叫人難受。

錦 小姐嫁過來，我也跟過來一年多了，從來姑爺都是笑嘻嘻的，沒生過這麼大的氣。

娘 是啊，可是我想這兩天總該好了，人總不能生一輩子的氣是不是？

錦 姑爺生了氣，就像碰到了黃梅天，壓得人透不過氣來。

娘 錦兒，你一人睡在樓底下還好，我守着他，看他坐在牀邊一夜一夜不睡，纔真難過。

錦 你也陪着不睡？

娘 （赧然）我一到晚上就睏得要命，倒在牀上，眼睛就閉上了，怎麼也睜不開。天亮了，醒過來，看見他還是那麼樣坐在牀邊兒上……

錦 （不由得笑了）……

娘 ……我知道我不該……我知道他是爲我生的氣……我不該睡着，我本該陪着他的……

錦 （笑着）姑爺跟我說過，說你是個小孩子，小孩子本來好睡的。

娘 （半笑半罵）你瞎說！

錦 不是我，是姑爺說的。

錦娘

（頓足）我生氣了！（覺得自己聲音太大，吐了一下舌頭）
（改換題目）我說不怪姑爺生氣，那個野小子真可恨，那麼一大羣打手，要不是姑爺起來，真是不得了了。

【此時門帘掀開，林冲側身站在門前看着她兩個。

娘

不，我就一點兒也不怕，（頗為自傲地）我就想着我家丈夫是天下第一的英雄，有他在，我什麼也不怕的！（指着牆上的劍）我昨天晚上還跟他說，我說：你放心，往後誰敢碰我一下，我不由分說，就是這麼（以手作勢）……一下子！

錦

可是小姐你忘了，你當時急得直哭。還是我錦兒跑出去找着你家丈夫來救了你的。

娘

（羞惱）愛嚼舌根的小蹄子，看我撕爛你的嘴！

錦

（用兩隻手刮着臉）不害臊，不害臊……

【林冲看得高興起來，臉上的陰鬱稍稍鬆減。

娘

（面紅耳赤）我可真惱了！

錦

小姐別生氣，你聽我說……

娘

誰理你！

錦 我說正經話。

娘 還是不理你！

錦 可是小姐你聽着，從今天起，我們都裝得歡天喜地的，好像從來就沒有前天這麼回事兒似的，管保姑爺也就糊裏糊塗給忘了。

娘 哼！說得倒輕巧，你當他是個傻子呢……

【娘子扭轉身去，林冲想躲沒來得及。

娘 （出乎不意）啲！你！

錦 （失聲喊出）姑爺！（福了一福）姑爺早安。

【錦兄羞得面紅耳赤，反身就跑，一路扶梯響，跑下樓去了。

【林冲娘子也好不害臊，大睜着一雙眼睛，注視林冲不少瞬，僵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【林冲亦倚着門框看定她。

林 （實在忍不住了，大笑）哈哈……

娘 （失措）你怎麼又起來了？

林 （用手托起娘子的下巴，笑個不住）小孩子……

娘 （羞惱）你不聽我的話。

林 我聽你的話。可是今天夜裏我一定睡了，我已經把前天那樁事忘得乾乾淨淨

的了。

娘 這是錦兒出的主意，你不該來笑話我。

林 錦兒的主意出得好。

娘 你對錦兒說我是小孩子？

林 你本來是小孩子。

娘 可是你說了聽我的話的。

林 是啊！就是小孩子的話，我也聽的。

娘 那我叫你再睡去睡！

林 不，我從來不白天睡覺的。

娘 不行，你說話得算話。

林 也好，你陪着我睡。

娘 （啐了一口）瞎說！我剛起來。

林 你不睡我也不睡。

娘 （無奈）你真麻煩……

林 （忽發感慨）讓我麻煩你一次罷，誰知道以後還能麻煩你不？

娘 （面容陡變，用手堵住林冲的嘴）你怎麼說這種喪氣話！

林 (自覺失言，強笑) 說着好玩兒，打什麼緊？

【林冲娘子忽然悲從中來，不能自己。

【林冲亦靜下來。

【林冲娘子目視林冲良久，眼淚流下來，低聲飲泣。

林 (撫慰她) 大姐，你不要，你不要這樣……

娘 (嗚咽着) ……是我累了你，都是爲了我，纔惹得你這麼生氣的……

林 大姐你不要哭，不要哭。

娘 不管，你不管我，讓我哭，讓我哭，我心裏悶得難受……

林 (莫知所措，只得走得遠遠地) 你不要哭…… (轉身) 那我聽你的話，我去睡了。

【林冲娘子掩泣不止。

【林冲走到門邊，又轉回身來。

林 (走近她) 你怕？是不是？

娘 (仰起頭來) 我不怕，我說了我怕，只要有你在，我什麼都不怕的。

林 那就好，姓高的再敢動我絲毫，看我不一拳打死了他！

娘 (收淚) 那你去睡了。

林 (順從地) 我去，我去。(走向臥房) 只要你不哭，說什麼我都依你，(扶

着門框，搖頭) 其實我一點兒也不想睡。

【窗外街上有人叫喊：林教頭在家嗎？】

林 (轉身) 誰叫我？

【林冲娘子跑到窗前朝下看。

娘 (向窗下招手) 在家呢，請上來，請上來。

林 誰？

娘 (回頭) 就是前天在東嶽廟裏跟你拜了把兄弟的那個頂好玩兒的莽和尚。

林 嘔！是他。(林拔步到樓門口，又回過身來) 把臉上眼淚擦乾了。

【林冲出門，下樓。

【林冲娘子把屋子略一檢視，蒙着臉跑進臥房裏去了。

【林冲在扶梯上喊：師兄早！

【魯智深在下面：兄弟，我來看你。

【兩人進得屋來。

魯 (往椅上一坐) 兄弟，為什麼兩天不見。

林 小弟連日不得閒，所以沒有來探望師兄。

魯 兄弟氣色不好，是不是還生着前天的氣。

林 事已過去，不提也罷。

魯 兄弟，我怨你前天不該放那小子跑了。

林 咳！師兄也該知道，林冲在江湖上闖蕩半生，哪兒受過這種委屈。只爲了他
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內，那天本待要痛打他一頓，又想起太尉面子上不好看，
自古道：「不怕官，只怕管。」林冲不該在他手下喫這碗飯，只得讓他一次。

魯 你讓他不要緊，我可替你生了好兩天的氣！

林 （忍恨）我也只念在高衙內不認得賤內，如果知道是林冲的妻子，想來也就
不至如此……

魯 （暴躁起來）林兄弟，你豹子頭威名誰人不知，哪個不曉？你蓋世英雄，想
不到受得這種悶氣！

林 （黯然）師兄，有道是「英雄有淚不輕彈，只因未到傷心處。」

魯 你還沒有傷心？你說的是心裏的話！

林 （怒氣填膺）師兄……

魯 想我魯智深始投老种經略相公，綏靖邊疆殺人無算，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。
只爲了路見不平，在延安府狀元樓下三拳打死了鎮關西，逃亡在外，上五臺

山出家作了和尚。按說作了和尚就該六根清淨，與世無爭纔是；其奈我花和尚卻守不得清規，更見不得這種不平之事！

林（痛苦地）師兄不知道，林冲是有了家室的人……何況那高……

魯（大叫）你怕他什麼本管高太尉，什麼太尉兒子高衙內，我卻怕他什麼鳥！再要撞見他時，教他喫老子兩百戒刀！三百禪杖！

【魯智深越說越氣，把腰間所跨戒刀「噹啷」抽了出來。

林（苦笑）那不成了肉醬了……（喝采）好一把戒刀，師兄從哪兒得來的？

魯（把刀遞給林冲）是五臺山上的名匠定打的，打好不過一個多月，還沒有發過利市呢。

林師兄不必發愁，這把刀包你利市十倍。

魯（大笑）兄弟說得好！五臺山上文殊院的智真長老也對我說過，說：「禪杖打開生死路，戒刀殺盡不平人。」

【魯智深提刀在手，怒眼圓睜，有洪鐘奔馬之勢。

林提起刀來，小弟久已聽說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，只是輕易不肯教人看，我幾次三番借看，也不肯拿出來，幾時我也買到一把好刀，慢慢和他比試。

魯（收刀入鞘）寶刀落在這種人手裏，纔真叫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了。

林 (苦笑)……

【默然，良久。

魯 (跳將起來) 悶得難過！我真要殺人了！

【林冲娘子重新淨了面，托了兩盃茶，掀簾子走了出來。

娘 (遞茶給兩人) 師兄。(施禮)

魯 (還禮不迭) 阿嫂，不要笑話，魯智深生得鹵莽，火氣上來，就這麼粗聲粗氣的，所以到處討人嫌。

娘 師兄纔是說笑話呢。

魯 我可也管不了這些。(哈哈大笑)

【扶梯上有人喊：林兄！

林 誰喊我？

【那人——陸謙——已經探身進來。

林 (驚喜) 陸兄！

陸 阿哥，阿嫂都在家？

娘 陸大哥。

林 陸兄從哪兒來？

陸 特來探望阿哥阿嫂，（望着魯智深）這位師父……
林 這是小弟結拜兄長，江湖聞名的花和尚魯智深。（指着陸謙）這是小弟自幼

相交的陸兄，單名一個謙字，現任太尉府虞候之職。

陸 （打躬作揖）久仰，久仰。

【魯智深只點了點頭，大剌剌地動也不動。

林 請坐，請坐。

【大家坐好。

陸 多日不見阿嫂，阿嫂近來好。

娘 托福！托福！

【靜默。

【林冲娘子走進臥室。

【魯智深坐着不作聲。

【陸謙東張西望。

【林冲目送娘子入室，低下頭去。

（沒話找話）林兄爲什麼幾天不見？

林 陸 心裏悶，沒有出去。

陸（「關切」地）林兄爲什麼愁眉不展？

林（長歎一聲）唉……

陸林兄，爲什麼歎氣？

林男子漢大丈夫空有一身本事，不遇明主，屈沈在小人之下，受這般腌臢的氣！

陸如今禁衛軍中雖然有幾個教頭，誰及得林兄的本事？太尉又非常器重，還有誰敢給林兄氣受？

林陸兄還不知道？

陸（「訝然」）出了什麼事？我真不知道。

林是前天小弟同了賤內和丫環錦兒到東嶽廟燒香還願。賤內帶着丫環自去燒香，小弟同智深師兄就在隔壁大相國寺菜園喫酒閒話。誰知道丫環來報，說東嶽廟裏有一夥流氓將賤內圍住不放……

陸（站起身來）是誰這麼大膽子！

林小弟趕到五嶽樓下，見幾個人擎着彈弓，吹筒，黏竿，立在四週。樓梯邊有一個少年後生背立着，攔住賤內說：「你上樓去，同你講話。」

陸（「憤憤」地）是哪兒來的野種！

林 是小弟趕了過去，把那後生一扳過來，下拳要打……

陸（「歡呼」）好！這種有眼無珠的野小子！打死了也不屈！

林 可是你知道那是誰？

陸 誰！難道還打不得！

林 再也不要提起，原來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內。

陸（「撻舌不下」）怎麼會碰到了他。

林 只爲了高太尉，林冲怎麼下得這手，只得眼睜睜看別人把他勸走了。

陸（「勸解」）不怪林兄生氣，高衙內是出名的花花太歲，在京裏倚勢豪強，

專門搶劫人家妻女，京師人誰不怕他三分。再說……他想來不認得阿嫂，否則也不至如此。

林 我也這樣說，可是這口氣悶得人難受！

陸 兄長不要生氣了，我同兄長去喫三杯酒解悶。

林（點頭）也好。

陸（躬身）智深師父也請屈駕同去？

魯 初次見面，不喫你的，是我作東就去。

陸 小意思，何必客氣……

魯（睜起眼來）少說費話，要去就去，不去算了！

林好，好，好，就是師兄作東。

陸（陪笑）好一個莽和尚……

魯（也覺好笑）我就是這個樣子！

陸（走向臥房）阿嫂，小弟去了。

【林冲娘子走出來。

林大姐小心照應門戶，我同師兄陸兄出去喫酒。

娘少喫點兒。

林（點頭）知道。

陸阿嫂不出去耍？

娘在家，沒有地方去。

陸賤內問候阿嫂，說得空過來給阿哥阿嫂請安。

娘不敢當，還是我們來請安。

陸賤內說：「好久……」

魯（不耐煩起來）麻煩甚麼？你到底去不去？

【魯智深扯着林冲向外便走。

陸 去，去……（無法下臺）真是性急的人……（施禮，四面張望）阿嫂，小弟

去了，去了。……

【陸謙也走出門，下樓去了。

【林冲娘子跑到窗前。

娘 （伏在窗上，向下喊）大哥！

【街上林冲聲音：啊？

娘 少喫酒！

【林冲聲音：知道了。

娘 早回家！

【林冲聲音：知道了！

【林冲娘子向下招手，然後轉過身來。

【錦兒進來。

錦 小姐，姑爺他們到哪兒去了？

娘 去喫酒去了。

錦 怪呀！那胖和尚拖着姑爺一直往前走，把陸虞侯撇在後頭離得好遠，理也不理。

娘 錦兒，我告訴你聽，纔更好笑呢。本來是陸虞侯要作東，魯師父說：「不喫

你的，是我作東就去。」陸虞侯說：「小意思，何必客氣。」魯師父說：

「少說費話！」一發脾氣，把陸虞侯嚇壞了。

錦 （笑起來）這傻和尚真好玩兒……

娘 （也笑）爲了請客，差點兒沒打起來……

錦 這纔叫霸王請客呢。

娘 你看他那個子，大嗓門兒，真像個霸王。

錦 前天東嶽廟裏頭人說相國寺一棵大柳樹上新添了一個老鴉窩，他嫌老鴉吵得

利害，一下子把柳樹連根拔了起來。

娘 他自己說，因爲殺人太多了纔出家當和尚的。可是動不動還想殺人。

錦 那陸虞侯總是鬼頭鬼腦的，我也不喜歡，活該受和尚的氣！

娘 不要這樣說，陸虞侯是我丈夫從小的朋友。

錦 我反正不喜歡他！

「樓下忽然有人拍門。

娘 有人叫門。

錦 門門上了，我去開。（要走）

娘 姑爺叫小心照應門戶，問明白了再開。

【錦兒跑到窗前向下望。

錦 (回頭) 小姐，是個不認識的人。

娘 問問他。

錦 (向窗下) 你找誰？

【下面聲音：陸虞侯托小人來通報一聲，你家林教頭同虞侯上街喫酒，一口氣接不上來，撞倒在前面東大街上了，叫林家娘子快來招護回家！

娘 (手足無措) 啊呀！怎麼辦？怎麼辦？

錦 我下去看。

【錦兒跑下去。

娘 (着急) 叫他睡他不睡！叫他睡他不睡！

【林冲娘子整整衣裳，頭飾，掀開臥房門帘，剛預備進去。】

【樓底下忽然一片聲喊將起來。

【錦兒聲音：幹什麼？你們是幹什麼的？……

【男人聲音：找你家娘子！你走開。

【錦兒抗拒聲。

【一陣亂。

【有人跑上扶梯。

娘

（奔向門口）怎麼了？錦兒，錦兒！

【話猶未了，富安同高衙內掀簾入室。

娘

（面色陡變，退後）啊！

高

富安，你出去。

富

（躬身）是，衙內。

高

你關照他們，把住了門。

富

衙內放心，我們的打手已經在這街口上佈滿了，十個林冲也打不進來。

高

好，你出去。

富

（行禮）是，是，是。

【富安走出去。

【高衙內關上了房門，倚在門上看定了林冲娘子。

高

（淫邪地笑）嘿嘿……

【林冲娘子怒極，站得直直地也望着高衙內不作聲。

高

怎麼樣，跟我走罷。

娘（沈默良久）你說我丈夫怎麼樣了？

高（訕笑）這時候還想着你的丈夫，你的丈夫可沒想着你呀。他正在酒樓裏喝得快活，早把你給忘了。

娘（點點頭）只要他還在喝酒就好，（盛怒）可是你到我家裏來幹什麼？

高有一大片榮華富貴在等着你，我是來接你去享福的。

娘你給我滾出去！

高就算我是來拜望你，你還不該款待款待我嗎？

娘你聽見沒有？給我出去！

高（挺臉）好，好，好，好，眼睛再瞪大點。（嘖嘖稱美）美呀！真美呀！誰知道發起脾氣來纔更好看呢。

【林冲娘子氣得說不出話來。

高娘子，千言萬語，你只聽我一句，自從前天在東嶽廟一面，見娘子花容月貌，天下無雙，可恨沒說上三句半話，就被你丈夫林冲生生衝散。這兩天真是茶不思，飯不想，天明盼到天黑，天黑盼到天亮，只盼着再見娘子一面。

娘再見一面又怎麼樣？前天在東嶽廟裏要不是那些人勸住，我家丈夫早就打死

了你！你不想一想，豹子頭林冲英雄蓋世，惹翻了他的性子，他可是殺人不眨眼的。

高 這都由着你說，可是你不知道我父親是當今太尉，一人之下，萬萬人之上。我家金銀滿庫，穀米滿倉，你到了我家，是說不盡的榮華，享不盡的富貴。那林冲不過是我父親太尉府裏小小的一個槍棒教頭；論前程，有限得很；論性情，這種賣力氣喫飯的人，哪兒懂得半點兒溫柔。怎麼比得我高衙內標緻風流，有情有義……

【說到這裏，高衙內忽然跪下了。

娘（驚笑）你這是幹什麼？

高 娘子笑了就好，娘子不生氣就好，只盼望娘子可憐見救我一命。

【房門忽然推開，高衙內大喫一驚，趕緊站了起來，一看是富安。

富（不尷不尬）衙內……

高（大怒）你怎麼單挑這時候進來？你怎麼一聲不響就進來！

富（聳嘴地）告訴衙內一聲，那個小丫環，不知什麼時候從那小巷子裏跑了，八成兒是去找林冲去了。

高 那有什麼要緊，你叫人把那小巷子看守住就是了。

富 是，是，是。

【富安退出去，關上了門。

【高衙內把門反扣。

高 娘子，念在我一片真情，念我苦苦哀求，你就是鐵石心腸也該有回轉之意罷，可憐見救我，救救我……

娘 （暴怒）你什麼東西！

【林冲娘子抓起桌上的一杯茶，猛擲過去，打在高衙內身後門板上，打得粉碎。

【高衙內怔住了。

高 （變了臉）你好不識抬舉！

娘 你能把我怎麼樣？

高 （冷笑）連你丈夫的性命都握在我手心裏，你還不知道我能把你怎麼樣？只問你這一句：你從不從我？

娘 （稍稍後退）你不要作夢！

高 （進逼）你是逼我撒野呀！

【林冲娘子逐步後退，退到牆根，一下子反手抽出牆上掛着的寶劍。

娘 （以劍指高）你再敢過來一步！

高 (大笑) 我帶來了十多個打手，可是對付你這樣的美人兒，倒還用不着他們罷。

娘 只要你敢過來一步！

高 這把劍太重了，不要閃了你的腰……

【高衙內話未說完，搶上前去，一把抓住劍柄。

【林冲娘子也緊握不放，與高衙內堅持。

【街上忽然大騷動，門外起鬪毆之聲。

【林冲娘子低頭，一口將高衙內持劍之手咬住。

高 啊呀！

【劍落在地上，高衙內退後，連連甩手。

高 (恨恨地) 你好！

【高衙內作勢正要再撲上去。

【鬪毆聲已到扶梯。

【門外富安大喊：「林冲打來了，衙內快走……」聲還未了，便被咽住。

【高衙內大驚，四顧無路，像沒頭蒼蠅般到處亂撞。

【有人推門。

【林冲聲音：「大姐！開門！」】

【林冲娘子跑去開門。】

【高衙內走頭無路，伏窗上看了一下，奮不顧身，跳了下去。】

【高衙內落地，當街發巨響。滿街嘩然驚喊。】

【林冲娘子拔開門門。】

【林冲滿面殺氣，頭巾顛斜，衣襟散亂，一手提着狼狽不堪的富安衝入。】

（喘息未定）大哥。

（上下端詳）他欺侮了你？

（自傲地）沒有。

人呢？

娘 跳下窗子去了。

【三人擁到窗前去。】

富 （驚叫）衙內摔死了！

娘 （好奇地）大哥，看他動了！爬起來了！看！（從窗臺上拿起一隻鞋來）他的鞋。

林 扔給他，叫他滾蛋！

娘（把鞋子扔下去）你的鞋子！叫你滾蛋！

【林冲返身，一把將富安推倒。

林（怒喝）狗！殺了你髒了我的手！去告訴你家衙內，叫他回去好好養傷。說看在太尉面皮，林冲再饒他一次。

【富安不敢做聲。

【林冲將富安劈胸揪住，推攘到樓梯口。

林（大叫）你給我滾！

【富安驚叫，一路滾下樓梯。

【林冲坐在椅子上，默然不語。

娘（走近前，安定地）我就知道你會回來救我的。

林（看着地上的劍，明白了）把那劍收起來。

【林冲娘子收劍入鞘，仍舊掛在牆上。

林（低聲）大姐，過來。

【林冲娘子走上前，站在林冲對面。

【兩人對望着不做聲。

【半晌。

林 (緩緩地) 幸虧又是錦兒找到了我……

【林冲娘子突然撲入林冲懷裏痛哭。

【林冲抱持着她，兩目平視，若有所思。

【錦兒悄悄走進，站在門邊望。

娘 (仰起頭來) 大哥，你再也不要走開我了。
林 你放心，你也不要哭了。

【樓梯上一陣響：兄弟！

【林冲與娘子站起身來。

【魯智深喫了酒，通紅一張臉，倒提着禪杖，闖將入來。

林 師兄……

魯 我來幫你打架！

林 多謝師兄，事情已經過去了。

魯 那姓高的？

林 從這窗上跳了下去，摔了個半死。

魯 (斜着眼睛) 我的好兄弟，你又放了他？

林 他自己跳了樓，帶了傷，我只得再饒他一次。

魯 兄弟，你真是好性子，撞見我，一禪杖打死了他。

林 (敷衍) 師兄說得是，他要是再敢來，一定不饒他了。

魯 可是怎麼出得這口悶氣！兄弟，爲朋友兩肋插刀。有事只管來找我，隨叫隨到。

林 是，是，師兄。

魯 阿嫂，不要笑我粗鹵，不要笑我莽撞。兄弟，明天再來喫酒。

【魯智深仍舊拖了禪杖，下樓而去。

林 (站在門口) 師兄走好。

【林冲站定沈思良久，突然走向書案，從抽屜裏，取出一把短刀，插進靴筒裏。

【林冲娘子同錦兒目不轉睛地看着他。

【林冲走到門口。

林 (回頭) 錦兒，把門上鎖！我不回來，什麼人叫門都不許開！

錦 (目瞪口呆) 姑爺……

娘 (抓住他) 你要作什麼？你要到哪兒去？你拿着刀！

【林冲不響。

娘 告訴我！你告訴我！

林 且不提那高衙內。怎耐陸謙這畜生同我趕前趕後，稱兄道弟，今天也來騙我。只怕不撞見高衙內，難道還找不着陸虞侯！

娘 今天不去了，明天再說。

林 你不要攔我。

娘 你走了，我怕。

林 左鄰右舍，都上了門，誰敢再來惹我，

娘 你到什麼地方去找他？

林 在街上等他！

娘 他今天不會露面的。

林 再等明天！

娘 明天他也不會出來的。

林 還有後天！

娘 可是……

林 我等他一輩子！

【娘子鬆了手。

【林冲撩起衣角紮在腰上，大步走出。

——幕下——

第二幕

人物：高俅 富安 陸謙 高衙內 衆武士 董超 薛霸 林冲 林冲娘子

殿帥府內院。

內書房一角，隔一道白木雕花圓門是殿帥府的白虎節堂。

那殿帥高俅高太尉本是浪蕩子弟，以踢球歌舞相撲頑耍起家，因此書房中也不免一種浮華遊嬉氣息，譬如絲竹管絃，鳥籠鸚鵡架一應俱全。

白虎節堂與內書房雖只一簾之隔，卻自有一派森嚴氣象，簷前懸「白虎節堂」橫額，是商議軍機大事之處。

內書房空氣緊張，高太尉在當中端坐，陸謙同富安侍立在側。

俅（搖頭沈吟）總是於情理不合……

富回太尉的話，冤枉個把禁軍教頭是小事，只爲了衙內身體……

陸小人們爲此想了幾天，想來想去，若要衙內病好，只除了稟告太尉知道，害了林冲性命，使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，這病纔會好。若不這樣，一定送了

衙內性命。

倅 換了別個，也就罷了，那林冲是八十萬禁軍裏數一數二的人材。在江湖上又得人緣，而且秉性忠厚，辦事謹慎；平日也從沒有個一差二錯，如果這樣作了……

陸 小人們也這麼想，可是看了衙內病得可憐……

倅 到底病得怎麼樣了，你們爲什麼早不來說，他也是幾天不見我。

陸 可憐衙內，怕太尉責罵，加上受傷過重，走動不得。

倅 （驚）還受了傷！

陸 是，是，是……

倅 傷在什麼地方？爲什麼也瞞着我？

陸 ……………

富 （聳嘴）爲了，爲了……

倅 （大罵）你們就是一天到晚帶着衙內，不務正業。受傷事小，萬一性命送掉，試問你們有誰擔待？

陸 是，是，是……

倅 說！傷在什麼地方？

富 回太尉的話：胳膊也窩了，腿也癩了，脚也拐了，腰也閃了，鼻子也青了，臉也腫了……

倅 他挨了打！

陸 挨打也不至於這樣兒，那林冲提着衙內一條腿，把他從樓上直摔到當街去！

倅 （驚起）有這種事？

富 千真萬確，是小人在場親眼看見的。

倅 我平日待林冲不薄，他膽敢對衙內下這樣毒手！

陸 有道是「知人知面不知心」，這種人面帶忠厚，內藏奸詐，最相信不得。

倅 衙內在哪裏？我先去看看他再說。

富 （支吾着）衙內……

〔富安做手勢向門外打招呼。〕

倅 你說什麼？

富 小人說……說衙內自己來了。

〔富安跑出去，把高衙內攙扶進來。〕

倅 啊呀！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子？

〔高衙內匍伏於地，膝行而前。〕

高 (哭喊) 爹爹！爹爹！

倅 作什麼？作什麼？

高 爹爹給孩兒作主！給孩兒作主！

倅 (攙扶他) 起來說話，起來說話。

高 爹爹不答應殺了林冲，孩兒死也不肯起來。

倅 爹爹已經用了陸謙的計劃，昨天晚上命人騙林冲買了那口寶刀，今天早晨又命人去傳林冲到府裏來了。

高 來了就非殺死他不可……

倅 我自有道理。

陸 「打虎不死反成仇」，太尉明鑒。

高 爹爹不答應，孩兒就在地下跪這一輩子。

倅 都依着你就是，富安，攙衙內起來。

「富安同陸謙攙高衙內起來，在凳上坐好。

倅 不知死活的奴才！你被人打成這個樣子，爲什麼都不到爹爹這兒來說一聲？

高 (低頭) 怕爹爹責罵。

倅 爹爹幾時責罵過你來？只問你林冲的老婆有什麼好處，叫你這樣丟不下，撇

不下的？

高 孩兒自來見過多少好女娘兒，不知怎麼地卻只是愛她。心中着迷，所以朝思暮想，悶悶不樂。兩次不能得到她，又被林冲一打，這病就越發重了，眼見得半年三個月，孩兒的性命難保。

俵 (笑了) 有這麼好？

高 不信的話，爹爹設法弄她來，要是不愛她纔怪。

俵 (笑罵) 你越想越好了，居然還想爹爹設法弄她來。

高 只要爹爹弄得她來，給了孩兒，孩兒從此以後不在外面惹事生非。

俵 這樣說一發成全了我孩兒，待林冲前脚進得太尉府，我後脚就派人提林冲娘子來。

陸 太尉真是神機妙算。

「高衙內心裏高興，「噢」一聲笑了出來。

俵 爲一個女人就值得這樣子！

高 多謝爹爹。

「高衙內得意忘形，被高俅看出他受傷原不如此之甚。

俵 好兒子！你原來是裝病騙我？

高 (忍笑) 孩兒不敢。

俵 讓爹爹以後好生管教你，現在你下去歇息。

高 爹爹說話要算話的。

俵 (揮手) 去了！去了！

「高衙內一邊笑一邊走了。」

俵 陸謙。

陸 伺候太尉。

俵 時候差不多了罷？

陸 計算着林冲就該到了。

俵 富安，把武士們喊進來。

富 是。

「富安走出門口，然後同武士們一同進來。」

富 武士們候太尉吩咐！

俵 你們都把兵器拿好，埋伏在白虎節堂四週，林冲到來時候，看我眼色行事。

「武士們俯首遵命。」

俵 去。

【武士們出去。

倅（吁一口氣）好啦，完啦，敬候林教頭大駕光臨啦。

陸原是這麼輕鬆的。

倅（聊以自嘲）只是爲了孩兒，誣害了好人。

陸林冲原也做得太過份些，譬如這三天在府門外懷着凶器守候不去，分明有害人之心，也就算不得好人了。

【高俅點頭稱是。

【董超匆匆入室。

董（跪下）小人董超拜見太尉。

倅事情辦得怎麼樣了？

董（起立）小人同薛霸兩人到林冲家，林冲正在家裏，小人就去傳了太尉鈞旨，叫林冲帶了昨天買的寶刀，來同太尉的寶刀比看。

倅他說什麼沒有？

董他說：「我昨天纔買到這把刀，怎麼太尉今天就知道了，又是哪一個多嘴多舌的去報知了。」

倅他來不來？

董 他怎敢不來。小人們等他換了衣服，一道出門……

俵 刀帶了沒有？

董 帶了，帶了。小人推說有事先行一步，叫薛霸陪林冲慢走，特地趕來稟告太尉。

俵 （點頭）喲。

董 計算時候，林冲現在已經到府門口了。

俵 （立起身來）好，你先下去，回頭還用得着你。
董 是。

〔董超入內。〕

俵 富安，林冲的娘子你可認得？

富 認得，認得，真是花容月貌，不怪衙內着迷……

俵 哪裏這麼多費話！你若是認得她，就叫你去取她來。

富 （邊疑）這個……

俵 你不敢去？

富 小人一個人……

俵 沒有用的東西！府裏有的是人，還不隨你調度。

富 那麼太尉放心，小人馬到成功。

傢 那就趕快去吧。

富 是。

【富安向白虎節堂走出。

傢 這面走，不怕被林冲碰見？

富 （恍然）是，是，是。

【富安轉身由後面門走了。

【武士甲由外面進來。

武甲 （下跪）啓稟太尉，林冲已到前廳。

傢 知道了。

【武士甲出。

陸 啓稟太尉，小人和林冲到底是從小的交情，見了面不大好看。請太尉恕罪，容小人迴避一時。

傢 也好。

【陸謙躲下。

【武士乙自外入。

武乙（下跪）啓稟太尉，林冲已經過了後堂。
俵知道了。

【武士乙出。

【高俅四顧，閃入白木圓門邊簾帷後面。

【有頃。

【白虎堂外人聲：太尉在裏面等，叫引教頭進來。

【林冲聲音：是，是。

【薛霸引林冲入白虎堂。

林 好深的院子，我還是第一次進來。

薛 後面還深得很呢。太尉現在裏面，林教頭在此地少等一下，等小人進去稟告。

林 請便，我候着就是了。

【薛霸進入內書房，見高俅，嗽嘴示意，高俅亦示意命他走。

【薛霸入內。

【林冲情不自禁，提刀摩視，愛不忍釋。

【久之不見人來。

【林冲心疑，舉目四望。

林

（讀那匾額）白虎節堂。（喫驚，卻步）這是白虎節堂！

【林冲倒退數步，急待回身……

【只聽得鞋履響，脚步鳴。

【高俅意態自若，從內書房裏步入白虎堂來。】

【林冲向前聲喏。

林

（躬身）林冲參見太尉。

俅

（「出乎不意」）誰？你是誰？

林

（不敢擡頭）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林冲參見太尉。

俅

（「驚魂稍定」）林冲？

林

正是小人。

俅

（大喝）你來做什麼？

林

小人……

俅

這白虎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的所在，你知道不知道？

林

小人知道……

俅

林冲，你懂得法度不？沒有呼喚，私自闖入白虎節堂，你居心何在！

林 太尉……

你手裏拿着刀，莫非來刺我？

林 小人不敢。

有人對我說，你一連三四天，身藏利刀在我府門前面守候，你必有歹心！
【林冲下跪。

林 太尉容稟……

（戟指之）你說！你說！

林 方纔有兩位差人來到小人家裏，傳下太尉鈞旨，命小人帶得這口刀來與太尉的寶刀比看，小人乃是隨太尉差人入府。

（「沈思」）有這種事，拿刀給我看。

林 （起立獻刀）太尉請看。

【高俅接刀在手，沈吟不語。

林 太尉明鑒，林冲縱有天大膽量，怎敢私闖白虎節堂。

（自語）刀倒是口好刀……（擡頭）你方纔說是什麼人引你來的？

林 兩位府裏的差人，一位有事先行，另一位直引得林冲到此地。
那差人呢？

林 剛剛進內堂去了。

倅 胡說！什麼差人，敢進我內堂去！左右，給我拿下！

【四面應聲閃出衆武士。

【林冲詫愕之間，被武士們反剪雙手，用繩索捆縛。

倅 （坐公案上，拍案大怒）林冲！你既是八十萬禁軍教頭，法度還不知道！爲

何手持利刃，闖入白虎節堂，要刺殺本官！左右，給我推下去！

【武士推林冲欲行。

林 太尉……小人冤枉……

倅 這白虎堂乃是軍機禁地，你小小教頭來此有何事務，你手裏拿着刀，如何不是來殺本官！

林 這殿帥府裏戒備森嚴，若不是太尉呼喚，林冲怎能帶刀進入白虎堂來？

倅 你不要花言巧語，現在人證俱在，你還有什麼話說！

林 分明是太尉差人騙林冲入府，蓄意陷害！

倅 （大喝）林冲，你膽敢出言無狀，侮辱本官！

林 林冲不敢。

倅 （叱令左右）把人犯解去開封府，吩咐府尹好生推問，勘理明白處決。這把

刀封存入庫！

〔高俅擲刀於地。〕

〔武士們應聲推林冲行。〕

（大喊）林冲不服！

林 推回來！

〔武士們又推林冲轉來。〕

林 林冲，你還有話說？

林 太尉還容得小人說話。

林 我從不妄斷無罪之人，有話但憑你說。

林 小人實說，必要牽扯衙內在內，一定又得罪太尉。

林 你闖入節堂，與衙內何干？

林 太尉明鑒，小人雖是粗魯的軍漢，平日頗知法度，怎敢擅入節堂。爲的是上月二十八日林冲同妻子到東嶽廟燒香還願，正遇見太尉的小衙內把林冲妻子

調戲……

林 （怒喝）你還敢誣賴衙內！

林 （嘆目）聽我說完！

你說！

林 林冲念在太尉手下當差，不敢動手，只將小衙內喝退。誰知三天之後，又使府內陸虞侯騙小人喫酒，趁空偷進小人家裏又將妻子調戲。小人聞訊趕回，小衙內跳樓逃走……

你信口雌黃，有什麼證據？

林 小衙內跳樓受傷，太尉一定知道，就是證據！

沒有的事。

林 還有左鄰右舍，可作人證！小衙內兩次不能如願，必然懷恨在心。

你越說越奇怪。

林 事隔三日，昨晚上林冲在街上買得這口寶刀，今早太尉就派兩個差人來家裏呼喚林冲，叫將刀來府裏比看，因此林冲隨差人來到節堂。差人進堂裏去了，不想太尉從裏面出來。

（大笑）分明是你來刺我，倒說是我害你。

（憤極）高俅！你心裏明白！

（眉頭一轉）但憑你說，我不與你一般見識。不過林冲你該知道，手執利刃，故入節堂，按照大宋軍律，這是死罪！

林 (厲聲) 高俅！

(搖手) 不要怕。只爲你剛纔講了這一大片，衙內如何調戲了你妻子，事屬誣謗，我不深究。但我高俅一向忠直待人，寬厚處事；如果把你這一片風言風語傳了出去，必有人說我倚勢凌人，袒護我孩兒。

林 那你要怎麼樣？

俅 也念在你平日忠實謹慎，向無差錯，我開脫你的死罪，把「故入節堂」改作「誤入節堂」，只問你個充軍的罪名。

林 (冷笑) 哼……

俅 你服也不服？

【林冲怒極不語。

俅 既無話可說。(取案上令箭擲交左右) 帶他去開封府，對府尹傳我鈞旨說罪犯林冲，身帶利刃，誤入殿帥府白虎節堂。念在平日忠厚，從輕發落。給他臉上打了金印，脊杖四十，刺配遠惡軍州。命府尹趕速辦好公文，尅日起解。

武士們 是！

俅 林冲！你還有話說麼？

【林冲不語。

倅 (擊案) 林冲! 我辦你個心服口服! 帶下去!

【衆武士推林冲出去。】

【林冲未曾出得白虎堂，卻正與剛剛擁入的一夥人碰了面。】

【富安雄糾糾意揚揚在前，身後兩名武士架着林冲娘子。】

富 (出乎不意) 啊呀! (轉身要走)

林 (大喝) 你給我站住!

【富安不敢動。】

娘 (驚叫) 大哥!

【高俅亦從座上驚起。】

倅 (狠狠地) 富安……

富 (奔跪案前) 小人……

林 (大步趕回) 高俅，你身爲太尉，設下騙局，搶人妻女! 算不算倚勢凌人!

【武士們趕上仍將林冲扭住。】

【高衙內同陸謙跑出，在內書房隔簾偷覷。】

(噤嘴) 這有什麼……這……

林 你說!

富 (叩頭如搗蒜) 小人罪該萬死……罪該萬死……
(重形鎖定) 富安，你有什麼罪？起來！

【富安茫然起立，瞠目不知所云。

林 高俅！你還算人！

(冷笑) 林冲，你絮絮叨叨好不知趣。我就跟你說個明白，是我家孩兒看上了你的妻子，誰知你三番四次給他難堪，而且行兇傷人。你既然目中並沒有我高太尉，我就不必同你客氣，難道我堂堂殿帥還不能爲孩兒討一房妻室。你老婆是我搶來的。富安是我派去的。現在三造當面，你若是明白的話，現在就當我面休了你妻子，我不但免了你罪，而且還要提拔你。

【林冲不語。

林 (和緩地) 林冲，你也算得一個英雄，哪裏沒有好女子，你那兒女之情，要放得寬些。

(頓足大怒) 高俅！你欺人太甚！

(轉怒) 好！你們就在這白虎節堂上告個永別罷！

【林冲與娘子四目相視。

【高衙內從書房跑出，站在林冲娘子身旁。

俵 (迴首) 董超，薛霸！

【董超薛霸自內出。

董·薛 伺候太尉。

俵 索性給你個明白，你認得這就是騙你入府的差人，現在仍是他們兩個押你充軍！

【林冲閉目切齒，轉身欲行。

娘 (大叫) 大哥！

【林冲娘子猛力掙脫武士的手，奔伏林冲胸前。

【林冲背後武士想將林冲拖開，但拖不動。

【富安與高衙內趕上，被林冲飛起一脚，富安後退數步，踉蹌跌倒，高衙內止步，不敢近前。

娘 (淒涼地) 大哥……

林 林冲好生慚愧……

娘 大哥是英雄。

林 英雄卻保護不得自己妻子。

娘 大哥不要這樣說，是妻子連累了你。

林 林冲目恨無能，自知配不上大姐，只念在三年以來，不會有半點兒差池，不會有半句爭吵。如今爲了時運不濟，撞着這場冤枉官司，此去刺配遠惡軍州，生死存亡不保。大姐正是青春年少，不要爲了林冲誤了前程。

【高俅作勢命衆人稍稍離開。

娘 (泣) 大哥，我嫁你三年，你還不認識我……

林 大姐，我是好意，只爲你年輕，怕以後兩下耽誤。

娘 (止泣) 大哥，如今我不年輕了……

【林冲娘子回顧衆人，見無人注意，向林冲眼前舉起手來，袖中隱隱握有短刀一把，銀光一閃。

娘 你總說我是小孩子，從今天起，我再也不是小孩子了。

【林冲點頭，娘子鬆手，退開。

【武士們重複上前，將林冲扭住，動彈不得。

林 高俅！我林冲不死，總有報仇之日！

(冷笑) 好，我們父子就住在這東京太尉府裏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晝夜燈火長明，只等着你林冲來報仇呢。

【高俅目視董超薛霸。

董 走。

【董超薛霸一先一後，衆武士押林冲向外走。

娘 （放聲大哭）大哥！你蓋世英雄，今天受這種委屈！

【林冲聞言，不顧衆人扭縛，強自回轉身來。

【林冲與娘子相視良久。

【林冲返身而去，董超薛霸及衆武士跟下。

娘 （下位）送她下去。

我自己走！誰敢碰我！

【林冲娘子自己走下。

【富安及武士們跟下。

【高衙內與高俅會心地一笑，亦下。

倅 （步入書房）陸謙。

陸 （躬身）伺候太尉。

倅 去關照府尹將林冲毒打一頓，戴最大的枷，最重的腳鐐。等林冲押出開封

府，追上董超薛霸兩個公人，命他們見機行事，殺掉林冲，把臉上金印揭下

回報。

陸 是。

——幕下——

第三幕

人物：店家 魯智深 陸謙 董超 薛霸 林冲

第一場

東京城外百里，小路旁邊。

夕陽古道，微風吹過，野草雜花，有如私語。

六月天氣，傍晚溽熱不退，老樹上有亂蟬嘶叫。

道旁野店，是行旅客人歇腳的地方，瓦屋一椽，欹斜破敝，屋裏有小小櫃臺，略擺三五張桌凳，冷鍋冷灶，一陣冷清清氣息。

牆角有小門通內室。

夕陽下山，店裏漸形昏暗，暮色蒼茫中，花白頭髮上了年紀的店主人從內室出來，摸索出了店門，倚在店門前，看天上烏鵲歸林，啼破了黃昏，遠方林木深處，村落人家起了陣陣炊煙。

老店家打一個哈欠，伸一個懶腰，四下看了看，見道路盡頭兩邊都沒有客人，便轉身回店裏去擡出門板，預備上門。剛上上一扇，又想起了別的，於是把其餘的門板靠在

牆上，嘴裏「咕咕咕」地呼喚着，繞到店房後面去了。

片刻功夫，魯智深用布包頭，精赤着上身，肩上背着脫下的衣服，綽着戒刀同禪杖，大步而來，跨進店去。

魯智深一下坐在凳上，把手上東西放在桌上，揮汗。

魯 主人家。

【無人答應。

魯 店主人！（大聲）店主人！

【仍無人答應。

魯 （焦躁起來）店家，店家！（擊案）有人沒有？給我滾出一個來！

【沈寂。

魯 （自語）他媽拉個鬼店，連一個鳥都沒有！

【魯智深見桌上有茶壺茶碗，便去倒了一碗喝了。

魯 （大為滿意）好涼茶！

【魯智深放下碗，索性端起茶壺，對着嘴大喝一陣。

魯 （放下壺，大叫）店主人！

店

【店家一手提着一隻雞，悠然自得從屋後野調無腔唱將出來。
九里山前作戰場，
牧童拾得舊刀槍；
順風吹起烏江水，
好似虞姬別霸王。

【店家搖搖幌幌走進店去，看見了魯智深。

店

（躬躬腰）客人辛苦，辛苦。

魯

辛苦！老子把嗓子都喊破了，你這個老東西閉着你這張鳥嘴，哼都不哼一聲！

魯

（大怒）你聾了！

【店家毫不理會，自把兩隻雞裝進雞籠去。

魯

【店家徐徐轉過身來，望着魯智深，茫然。
（氣極，嘴動了動，不知說什麼好）……

店

啊？什麼？

魯

（啐了一口）有鬼！真是個聾子！

店

（自言自語）有了客人，就不上門了……

「店家又下了那塊門板，把所有門板抱回原處。」

魯 (起身拍拍店家的肩) 嘿！

店 客人要什麼？

魯 有酒沒有？

店 (搖搖頭) 什麼？

魯 (伏在他耳邊，大喊) 要喝酒！我要喝酒！

店 酒哇，有。

魯 (吁一口氣) 給我先倒兩碗來。

「店家去櫃臺旁酒壺裏倒酒，倒好一碗，放在櫃臺上，伸手剛倒第二碗，忽然住了手，回頭向魯智深端詳。」

魯 (被他看得不自在起來) 你看我作什麼？

店 我問你，你是個和尚？

魯 (不覺用手摸着包着的頭) 不是。

店 (狡猾地一笑) 你用布包着光頭，當我看不出來……

魯 (索性把布扯掉) 是和尙又怎麼樣！

店 你是城裏相國寺的和尙？

魯 是就是。哪兒那麼多麻煩，我要喝酒！

【魯智深上去把櫃臺上的酒搶了過來，剛要喝。

店 （怪叫）不准喝！

魯 （茫然）怎麼了？

【店主人把酒拿過去，一下倒回酒櫃裏去了。

魯 這爲什麼？

店 啊？

魯 （大聲）爲什麼倒回去？

店 你喝不得酒。

魯 爲什麼？

店 （蓋上罐口）我這酒賣給過路客人，只不賣給相國寺的和尙。

魯 （瞪眼）誰說的！

店 （慢吞吞地）相國寺長老有法旨給我們東京內外賣酒的人家，說寺裏和尙不准喫酒。

魯 那長老有多利害？你就聽他的管？

店 （合掌）阿彌陀佛，我也摩過頂，拜過佛，長老的話，誰敢不聽。

魯 你賣給我，我不說出去就是了。

店 (偏着耳朵) 什麼？

魯 (湊向他耳旁，大聲) 胡裏胡塗賣給我！我不說！

店 (搖頭一笑) 胡塗不得，隨你怎麼樣，我只是不賣給你喫。

魯 (退後一步) 你當我是好惹的？

店 我聽不見。

魯 (暴怒) 我再問你！你真地不賣？

店 (撇撇嘴) 還假的？

魯 (攢拳) 我打你？

店 殺了我也不賣！

魯 (抓住店家衣領) 我也不殺你，只要問你買酒喫！

店 你不殺我，就喫不着酒。

魯 我搶！

【店家撲翻身把酒壚子死死抱住，大有以身殉酒之概。

店 我寧願把酒倒掉，也不給你喫。

魯 (無奈) 你要是個年青的，我一拳怕不打死你！

店

（擡起頭來）你說什麼？

魯

（走開）滾你娘的！我不喫了。

店

（也站起來）好。

【魯智深坐在凳上，望着店家，憤憤不平。

【店家也望着他不動。

魯

（大聲）你去給我泡碗茶來！

店

那壺裏有。

魯

我喝光了！

店

你是騙我出去好偷酒喝，我知道。

【魯智深長歎一口氣。

魯

（自語）算我倒霉！

【沈默良久，魯智深找到一把扇子搨個不歇。

魯

（心生一計）老頭，過來，你聽我說。

店

你說什麼？

魯

我是過路和尙。

店

你方纔說了是相國寺的和尙。

魯 方纔我說的是氣話。

店 你不要騙我。

魯 不信你聽我口音，怎麼會是本地人？

〔店家遲疑。〕

魯 遊方僧人，就不受相國寺的管。（搭裊上摸出銀子，往櫃臺一放）給我倒酒來。

店 和尚，你要是相國寺的師父，我可是不敢賣給你喫的。

魯 我一定不是，快拿酒來。

店 你要打多少酒？

魯 不要問多少，大碗只管篩來。

〔店家篩酒。〕

魯 （一口氣喫了兩碗）店家，有什麼肉？弄一盤來喫！

店 （訝然）你還喫肉？

魯 我不忌酒，不忌葷，豬肉，牛肉，馬肉，狗肉，有什麼肉喫什麼肉！

店 偏偏不巧，我這兒什麼肉都沒有。

魯 我明明看見你方纔提着兩隻雞。

店 什麼？

魯 (指着雞籠) 我要喫雞。

店 去你的。我只有兩隻雞，公雞留着打鳴的，母雞留着下蛋的。

魯 (指着搭棧) 隨便你要多少錢，我有的是銀子！(酒已喝光) 再拿酒來。

店 (又倒了酒遞給他) 和尚，我的酒利害，就喝這麼多算了。

魯 (瞪眼) 我也沒有白喫你的，你管我？

店 我怕你喝醉了，我是爲你好。

魯 不要你管！那罈酒都賣給我，你給我殺雞去。

店 (取銀子在手) 銀子太多了。

魯 都給了你。

店 (笑了) 謝謝師父。

【小路上陸謙同董超匆匆而來。

【魯智深聽得有人來。

魯 慢點兒，我喝醉了。

【魯智深趕緊移坐在屋角陰暗處，用布包了頭，伏在桌上假寐。

店 (笑嘻嘻地) 不聽我的勸罷？我的酒喫不到三碗一準醉的。

「陸謙董超已走近店前。」

董 怎麼樣？（壓低聲音）什麼事情？

「陸謙前後左右張望。」

董 這地方頂僻靜，沒有人的。

陸 （雙目灼灼）進去喝酒，進去說。

「店主人已在櫃臺上將油燈點亮。」

「陸謙董超進店。」

「二人就當門桌旁坐了。」

陸 老頭兒！

「店家側耳聽。」

陸 （大聲）老頭兒！

「店家走過來。」

陸 打酒來！

「店家點頭，去打酒。」

董 （小心翼翼地）什麼事情？說罷。

「陸謙搖搖頭，轉身去端詳伏在桌上的魯智深。」

店（把兩碗酒擺在桌上）酒到。

陸（指指魯智深）這是什麼人？

店什麼？

董這老頭是個聾子。

陸（湊近店家耳朵）這是什麼人？

店（搖手）不要吵！他喝醉了，睡着了。

陸唔。再拿點乾果子來下酒。

【店家去櫃臺裏取乾果送過去。

【陸謙同董超飲酒。

【店家從雞籠裏提出一隻雞來，櫃臺上拿出一把菜刀。

店兩位客人慢用。

【店家入牆角小門，進內室去了。

陸喝一口。

【二人對飲，低聲說話。

陸姓林的還在後頭，一時不會到這兒罷？

董照虞侯吩咐，小人已經關照薛霸押在後面慢慢走，再說林冲剛剛挨了幾十大

棒，打得太狠了，走也走不快的。

林冲渾身武藝，在路上要特別小心纔是。

喫了這幾十毒棒，憑他有天大本領也算完了。

陸 (領首) 好…… (袖內取出金子) 這是黃金十兩，你們兩位各收五兩。

董 (推讓) 這是幹什麼？這是幹什麼？

【魯智深側身偷聽。

陸 你把金子收了。我有小事相煩。

董 虞侯有事只管吩咐，一定盡力照辦，這金子是斷不敢收的。

陸 跟你說實話，這事與我陸謙不相干，這金子實在是高太尉賞的。

董 (立起) 小人們受太尉恩典不少了，怎麼敢再收這金子？

陸 你坐下。

董 (坐下) 是，是，是。

陸 金子收了。

董 (收入袋內) 是，是，是。什麼事虞侯只管說好了。

陸 你們兩位總該知道林冲和太尉是對頭？

董 知道。

陸 我奉了太尉鈞旨，教趕上二位，將這十兩金子相送。望你兩個人理會，不必走遠，只在前面僻靜地方把林冲結果了。倘若是開封府有什麼話說，太尉自有道理，決不礙事。

董 (沈吟) 虞侯，只怕使不得……
陸 怎麼使不得！

董 虞侯明鑒，開封府的公文只叫解林冲發配滄州，沒有說要殺死他。

陸 這是太尉……

董 再說林冲年青力壯，江湖上聲名又響，作出來怎麼瞞得住人？要是出了些毛病，只怕不大方便。

陸 董超，你這人好拘執，只說林冲誤入白虎大堂，還是你們兩個人騙他進去的，如今一客不煩二主，再說出了事有太尉擔待，你還怕什麼？

董 (猶疑) 唔……唔……

陸 董超，你聽我說：高太尉就是叫我死，也只得依他，不要說又賞你們金子。這事其實也不難辦，落得作個人情，日後哪怕沒有榮華富貴。前頭有的是大松樹林，猛惡地方，不管怎麼的給他結果了也就完了。

董 (低聲) 是，是……

陸 你不要猶疑，那林冲天下英雄，豈是好惹的。你今天不殺他，以後他饒得過你？有道是：「人無害虎心，虎有傷人意！」又說：「擒虎容易縱虎難，」你該懂得。

董 (下決心) 好。虞侯放心。多是五站路，少便兩程，便有分曉！

陸 這樣就好。我再告訴你，你從這兒往北走，不用五站，亦不必兩程，只不過三里路樣子，有一片大松林，名叫野猪林，最好辦事！

董 (點頭) 小人知道。

陸 趁着天黑，今晚上二更時候，深夜沒有行人就辦了了。明天一早回來，記得把林冲臉上金印揭回來作個證據，千萬不要忘了，免得太尉說我們辦事沒有交代。

董 虞侯只管放心！

陸 林冲本領好，你同薛霸務必小心！

董 沒錯，沒錯兒！

陸 專等好音。明天我陸謙包你們再得二十兩金子。我走了，你也到前面去接他們去。

董 是，是。

【陸謙走向內室門口。

陸 (向裏面喊) 老頭兒，酒錢在桌上！我們去了。

【店家聲音：唔……

【陸謙取錢置桌上。

陸 (看魯智深) 看這個酒鬼，醉得快死了！

【二人出門。

陸 (拭汗) 好熱的天氣，到了晚上了，還是一點兒涼風都沒有。

董 (接口) 熱死人，熱天上路，真是苦差……

陸 先苦後甜。(二人一笑)

【二人一路而去。

【魯智深立起來，走出門口張望他兩人去遠，便轉去披上衣服，跨上戒刀，拿起禪杖結束欲行。

【店家也走出來。把手裏菜刀放還櫃臺上。

店 (驚訝) 怎麼？你走了？

魯 我有急事！

店 真是開心！我那隻老母雞剛下鍋。

魯 嫩得爛爛的，給我留着，明天早晨我回來喫。

店 (掏出銀子) 那末這銀子先還給你……

魯 這麼囉嗦！說給了你，你就給了你！

【魯智深出門，又轉回來。

魯 (拍店家肩頭) 我問你，野豬林離這兒有多遠？

店 (驚) 什麼地方？

魯 野豬林！

店 這地方去不得！去不得！

魯 爲什麼去不得？

店 這野豬林是東京去滄州第一個險惡去處，千百年來林子裏陰風慘慘，鬼哭神號，不知屈死了多少英雄好漢！

魯 我問你怎麼走？遠不遠？

店 遠倒不遠，(指點着) 北去三里多路就到了。

魯 哼。

店 天黑了，豺虎又多，樹林子裏有鬼，千萬去不得！

魯 知道了。

店

【魯智深滿臉怒氣，大踏步向外走。

（追上一步）千萬去不得……

【魯智深剛要走，見來時路上有人打着燈籠過來，便不向前去，止步，轉入酒店屋後。

【董超薛霸手持鞭、棍，押着林冲走來。

【董超在前，將燈籠插在門框上，匆匆入店。

董

（坐下揮汗）店家，打盆水來！

【店家睜目視之，似曾相識。

店

（自語）又回來了……

【店家進內室打水。

【林冲披枷帶鎖，趑趄而行。

薛

（跟在後面）走快點兒！

【林冲看他一眼，不作聲。

薛

（順手就是一鞭）賊配軍，你看我作什麼！

【林冲忍氣不響。

薛，你好不懂事！東京去滄州兩千多里的路，你這麼一步捱一步地走，幾年走得
到！

林 小人在太尉府裏受了這場冤枉，這四十大棍，打得太毒了些。趕了一百里路

程，天氣又這麼熱，只得請老爺們擔待一些。

薛 天氣熱只熱了你！我就不熱！

董 (趕出店來) 林教頭，你只管慢慢走，進來歇歇再走。

【店家端一盆水出來，放在桌上，又進去了。

【三人進店。

【林冲坐不得，一下子撲倒桌上。

【董超就盆中洗臉。

薛 (就牆角水缸舀水來喫) 都是老子們晦氣，大熱天撞着你這個東西！

董 不要這麼大火氣。(向內室嗽嘴) 去弄碗水來給林教頭喫，喫了還要趕路。

【薛霸會意，進內室去。

董 林教頭，「喫得苦中苦，方爲人上人」，你暫受這一時之苦，從來瓦片也有翻身的日子。

林 (看他一眼) 謝謝……

董 大家都是老江湖，哪兒不交個朋友。

林 多承關照，林冲必有厚報。

董 哪裏，哪裏……

【魯智深伏窗外向內窺看。

【薛霸端了一碗熱騰騰的開水出來。

薛 林冲，給你碗水喝。

林 （從枷上伸開手去接）多謝，多謝。

薛 你的手不方便，等我來餵你。

林 （退讓）使不得，林冲不敢。

薛 你好麻煩！出門的人哪兒計較得這麼許多。

林 得罪……

【薛霸餵林冲喫水。

林 燙……

薛 不燙……

【話猶未了，一大碗開水從林冲口邊直澆下去，傾在林冲脚面上。

林 （驚喊）啊呀！

【林冲盡力一掙，將薛霸撞得倒退數步幾乎跌倒。

薛 （大怒）好！你！（舉起皮鞭來）

【林冲咬牙忍痛，怒目圓睜。

【魯智深拔刀出鞘，思量闖入，終又忍住。

【林冲與薛霸相持不下，薛霸舉鞭卻不敢打。

【店家聞聲趕將出來。

怎麼了？怎麼了？

（怒目）不要你管！

（跑到林冲面前，俯視）燙壞了！燙壞了！這是一碗開水呀！

（將店家劈胸揪着）說了不要你管！

（大喊）你們要殺人！

你給我滾！

【薛霸將店家擊暈，推入內室，將門反扣。

【魯智深第二次思量闖入，又復忍住。

（假意上前）怎麼？林教頭腳燙壞了？

沒有什麼。

鞋脫下來，我看看。

【董超扶林冲歪在凳上坐了，將林冲草鞋脫下，從身後偷偷遞給薛霸。

【薛霸接過草鞋，走出店門將草鞋拋了。

【薛霸幾與魯智深相撞，魯急閃，幸而外面天黑不會看見。

【薛霸復入店。

薛

（喃喃地）從古以來，只有罪人服侍公人，哪兒有公人服侍罪人。好意倒碗

董

水給他喝，反倒嫌冷嫌熱，這纔是「好心不得好報！」

林

不要說了。趁着夜裏涼快點兒，再趕幾里路再說。

董

（愕然）還要走？

林

不出五里，就有好大鎮市，也好過夜。

薛

小人棒傷正兇，脚又燙了，敢求兩位端公，多歇一刻再走。

林

那怎麼由得你的高興！

薛

實在是……

董

你再這樣放刁，不要怪老子不客氣！

（勸阻薛霸）林教頭，三里路外有個野猪林，那地方夜裏有豺虎出沒，非趁着初更天氣趕過去不可。

【林冲不語。

【董超去布包裹取出一雙新草鞋來。

董 等我給你把鞋穿上。

林 不敢……

【董超爲林冲穿鞋。

林 (痛極) 哎……

董 怎麼？

林 還是給我舊草鞋。這脚面上燙得起了泡，擦的受不得。

董 舊草鞋呢？

薛 爛得不成樣子，扔掉了。給你新鞋穿又不好。真是塊賤骨頭。

【林冲長歎一聲，忍痛讓董超給他穿上了新草鞋。

董 走罷。

【魯智深隱入屋後。

【內室門忽然撞開，老店家奔出。

店 (抓住薛霸) 你往哪兒走！

薛 你要找死！

店 你無緣無故打了我，你溜了就算了？

【薛霸猛力一推，把店主人推倒地下。

薛 這不是太歲頭上動土！你個老不死的東西！
董 走了，走了！
薛 走！

【兩人撮起林冲便走。

【仍是董超舉起燈籠在前，薛霸押着林冲在後。

【林冲回頭，望一眼倒在地下的店家。

【三人投入黑暗中去了。

【店家緩過氣來。

店 （氣極）強盜！強盜！好！好……

【魯智深自屋後出來，進店。

【扶起店家。

魯 起來，起來。

店 你沒有走？

魯 我又回來了。

店 （恨恨）好！欺侮我上了年紀……（過去抄起菜刀，想向外衝）我還不老呢……我……

魯 (阻住他) 老店家，你不要氣，看我給你報仇去。
店 你？

魯 就是，不殺這兩隻狗我就不是人！
店 殺，非殺不可……

【魯智深向外走，又折回。

魯 店主人，老母雞燉好沒有？

店 燉着呢，還沒爛。

魯 管他爛不爛，拿給我，老子要開殺戒，先得喫飽了肚子再說！

【店主人進內室。

【魯智深就酒壘內舀了兩碗酒，咕嚕嚕喝了。

【店家端了鍋子出來放桌上。

【魯智深伸手把一隻整雞水淋淋提了出來。

魯 (喝采) 好一隻肥雞！(欲行)

店 (瞪目) 怎麼？拿着走？

魯 (扯下一隻雞腿) 到野豬林有三里路呢，走着喫。

【魯智深出店門，追蹤林冲而去。

【店主人追到門口，不解，呆望。

【一片漆黑，只有天上星光明滅。

【暗轉。

第二場

三里之遙便是野猪林。

好大一座林子！

初更天氣，林子裏一片陰森，那無盡的千章古樹，密葉交柯，縱橫斜矗；似龍虺虬結，煙籠霧鎖。

夜風漸起，松聲稷稷，新月初上，星光歷亂，從枝葉覆蔭中照到地上來。

林中梟鳥相撲啼叫，哀鳴之聲，有如喘息。

行人絕迹，樹影幢幢，林子已成羅刹世界。

魯智深跨刀綽杖，先閃入林來，睜目四矚，傾聽前後聲息，便穿林而過。

遠遠有燈籠光，人聲。

林

（呻吟）哎……呀……

【董超、薛霸走來。

薛 (咆哮) 走！快走！

【林冲反而站住了。

薛 (狂喊) 走就快走！(舉起棍來) 不走就大棍子打過來！

林 脚疼，我走不動。

薛 你敢頂嘴！(要打)

董 (勸住) 算了，算了，我扶着你走。

【董超略扶一把，林冲忍痛又捱了幾步。

董 咳，也是，走了兩個時辰，走不到四里路程。這麼走法，真是哪年哪月纔到滄州？

【董超向薛霸點頭示意。

薛 (打個哈欠) 我也走不得了，就在林子裏歇一歇。

【董超將燈籠架在地上，同薛霸解下行李包裹，都搬在樹根頭。

林 哎……

【林冲靠着一株大樹，就倒了。

董 走一步，等一步，倒走得我倦起來。睡一睡再走。(睡倒)
薛 (放下棍子，臥倒樹邊) 我也困了。

「一陣風來。」

董 好風！

薛 到底是大松樹林子，一進了林子就不那麼熱了。

董 是啊，躺一躺再走。

「林冲伏地下一動不動。」

「董超薛霸耳語。」

薛 （翻身坐起，怪叫）不行！不行！

林 （驚起）做什麼？

薛 我們兩個要睡一睡，這兒沒個關鎖，只怕你趁空跑了，我們放心不下，睡不穩。

林 林冲是個好漢，官司既然喫了，一輩子也不會走。

薛 你說得好聽，誰信你？

林 我帶着這身刑具，脚又壞了，走都走不得，還跑？

薛 你渾身武功，安知不是裝腔？

林 那你看着我，不要睡好了。

薛 老子要睡！你管我！

林 那怎麼樣呢？

薛 要我們放心，就得細你一細。

林 要細就細好了，有什麼關係。

薛 (爬起來)好。

董 (也起來)林教頭說話算話的，不細也能。

薛 你信他，我不信他。

董 (抱歉地)這麼說，委屈了林教頭。

林 委屈受得多了，也就不在乎這一細。

薛 (身邊取出繩子)來。

〔董超薛霸二人將林冲連手帶脚和枷緊緊地縛在樹上。

薛 什麼時候了？

董 (望望天色)早呢。月亮剛上，怕只有一更多天，躺會兒再說。

薛 (會意)對，躺會兒再說。

〔二人臥倒。

〔樹上忽有怪鳥長鳴。

〔薛霸一驚而起。

薛 啊！

董 (嘲笑) 夜貓子叫，就值得嚇得這樣兒。

薛 (倉皇四顧) 怕人哪！我渾身汗毛都立起來了。

董 真是大驚小怪。

薛 不睡了，坐着歇歇算了，回頭萬一睡着了當真跑出個老虎豹子來，被牠喫了都不知道。

董 人來人往的，怕什麼？

薛 不，不，你坐起來，我們說話兒。

董 我不睡，你說罷。

薛 林冲，我問你。

林 (擡起頭來) 問我什麼？

薛 萬一現在跳出個老虎來，你怎麼辦？

林 我等死。

薛 你就不想着抗一下？

林 我渾身是傷，沒有力氣。

薛 放在平常時候呢？

林 牠喫不了我，我就打死牠。

薛 (一笑) 你倒說得痛快。那麼再問你，這野豬林裏多的是妖魔鬼怪，要是現在出了鬼，你又怎麼樣？

林 我不怕。

薛 不怕鬼？

林 (憎惡地) 這年月人比鬼可怕得多。

薛 (一震) 你死到臨頭了，(抓起地下的棍子) 還罵人！

林 (驚) 死！

董 (阻住薛霸) 說閒話兒，你動的什麼火？

薛 可恨！可恨！(重坐地上)

董 林教頭，聽我問你。

【林冲望他。

董 你可知道這野豬林是個什麼地方？

【林冲不語。

董 這野豬林乃是由東京去滄州第一險地，凡是刺配遠惡軍州的犯人，要過得了野豬林，纔保得住性命。

林 (猛省) 什麼！

董 從來只要這犯人曾經與別人結下冤仇，那仇家使了錢給公人，三更半夜走過野猪林，憑你英雄蓋世，也難逃毒手！

〔怪鳥忽鳴，其聲尖厲。〕

林 (兩目圓睜) 啊！

〔董超薛霸跳將起來。〕

董 這回輪到了你林教頭！時辰到了，你也是在數難逃！

〔董超薛霸就林子左近搜索張望。〕

〔林冲驚怒，奮力掙扎。〕

薛 (走過來，目露兇光) 嘿嘿……

董 林教頭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不是我們兄弟存心害你。只因爲有那陸虞侯，傳下太尉鈞旨，教我們兩個到野猪林來結果了你，等着揭下你臉上兩道金印，回去回話。就是多走幾天，遲早不免一死！只在這兒作了，倒成全我們弟兄兩個早點兒回家。

林 (喘息) 高俅……

董 林教頭，你死後不要怨我弟兄兩個，只是上司差遣，不由自己，你只記住，

明年今日是你的周年！

【董超目視薛霸，薛霸舉起棍來。

林 (掙扎) 狗！

薛 臨死還罵人，你說句軟話，我就饒了你。

林 林冲再倒霉也看不起你們這種奴才！

董 (猙獰地) 說什麼閒話！

【薛霸便一棍劈將下去。

【風吹林木，宿鳥驚飛。

【樹後面起個霹靂，魯智深跳了出來，輕輕將薛霸棍子綽住，只一揮，將薛霸顛翻於地。

董 (大驚) 誰？

【魯智深一拳將董超打倒。

魯 (大喝) 我等了好久！

【魯智深舉起禪杖要打。

【林冲睜開眼來。

林 不要！

【魯智深住手。

林 師兄！不要下手！

魯 這種人不打死？留着禍害？

林 我有話說。

魯 兄弟，我聽你說。

林 不干他們兩個的事，是高太尉使陸虞侯吩咐這兩個公人，要害我性命。你要打死他們，也是冤枉。

魯 你兩個爬起來！站過去！

【董超薛霸在樹旁站定。

【魯智深抽出戒刀，把繩索割斷。

【林冲倒了下來，魯智深扶住。

魯 兄弟受了委屈……

林 （感極流淚）師兄……

魯 兄弟，和你買刀那天分別之後，我想得你苦。自從你喫了官司，我又沒處去救你。打聽得你發配滄州，我在開封府前又尋你不見。今天起個絕早，纔在城門口看見這兩個狗東西押你出城。一路跟來，又看見那姓陸的同這奴才在前面酒店商議害你。我也看見他兩個在店裏做神作鬼，用滾湯燙了你脚。那

時候我就想動手，只怕路上有人，所以跟着來就等着殺他兩個。
林教頭救我們。

這兩個奴才值不得一殺，既然師兄救了小弟，也就饒了他們罷。
我要不是看我兄弟面上，把你兩個都剝成肉醬，只看兄弟面皮，饒了你兩個性命。

【魯智深收刀入鞘。

董 師父開恩……

魯 把林教頭身上行枷脚鐐，都給我取下來。

薛 (猶豫) 這個……

魯 (怒) 怎麼！

董 (應承不迭) 是，是，是……

【董超身上掏出鑰匙，趕緊將林冲刑具開了，作一堆堆在地下。

魯 依我的性子，把你兩個枷起來。過來！一邊一個把林教頭攙好！

【董超薛霸攙着林冲。

魯 怎麼樣？兄弟拿個主意。是跟我遠走高飛，還是往哪兒去？

林 小弟是大宋子民，依國法判斷，自然仍舊去滄州。

魯（凝視林冲，淒惻地）兄弟……

【林冲忍痛，自顧自身上下，傷痕纍纍，又舉手撫摸臉上金印。

魯（欲淚）兄弟，你好冤枉。

林這一身的傷能養得好……這兩行金印可把我一生都斷送了……我的……

【林冲淚流滿面。

魯兄弟不要難受，到滄州去也好。四海之內，哪兒不好安身。

林師兄說得是。

魯你兩個狗東西，把你兩顆頭寄在脖子上，護送我兄弟上路，好生伺候，休生歹心！

董再也不敢……師父……（不敢說下去）

魯賊頭賊腦地，你要說什麼？

董（放大膽）不敢拜問，師父在哪个寺裏住持？

魯你問我住處幹什麼，莫不是去告訴那高俅，再來害我？

董不敢，不敢……

魯別人怕他，我不怕他！有一天撞見了他，教他喫我三百禪杖！

【董超噤聲不響。

魯 你不問我也要告訴你！我叫魯智深，江湖上稱我花和尚，闖蕩江湖，沒有住處。

【董超薛霸相顧愕然。

魯 由滄州回去，告訴那高俅，說就是這花和尚在野豬林裏救了林冲，他有多大勢力多少兵馬，只管來，我兩個人決不怕事！

董 師父說哪兒的話……

林 師兄，天不早了……

魯 對，趁涼快趕出野豬林，找個莊院過夜。你們兩個把東西措好。扶着我兄弟。

【董超薛霸收拾東西，扶好林冲。

林 師兄投哪裏去？

魯 我？（沈思良久，搖頭）兄弟，「殺人須見血，救人救到底」，兄弟棒傷沒好，這兩個狗頭詭計多端，二千里的長路我放心不下，直送兄弟到滄州！

【董超薛霸作聲不得。

魯 （拿起地下的燈籠）跟着我走！

【四人走向林木深處。

【風聲，鳥啼。

——幕下——

第四幕

人物：董超 老兵 林冲 陸謙 富安

魯智深監押兩個公人，行了十七八日送林冲至近滄州七十來里路程，打聽得再無僻靜去處，分手去了。

林冲到得滄州牢城營內，上下使了銀子，未曾受苦，派在天王堂作個看守，每日燒香掃地，營中兵士，日久情熟，由他自在，亦不來拘管他。

光陰迅速，卻早冬來——

第一場

滄州東門外十五里，古山神廟。

山神廟年久失修，殘破頹敗，衰草當堦。

山門洞開，兩邊矮矮圍牆，坍塌了幾個大缺口，可以看見外面道路和路旁枯樹。北方大漠，平蕪無際，正是嚴冬天氣，彤雲密佈，朔風緊起。

順山門圍牆左折，是山神廟小小偏殿，當中塑一尊神像，泥金剝落，四肢不全，眉

目模糊，盜甲只剩了半邊，不復成形。

像前有供桌，桌上置牌位，香斗。蛛網塵封，似乎也久不受人間香火了。
午後，雲天闌黯，古廟內荒涼淒冷。

林冲拿一條花槍，背着包裹同董超遠遠而來，由山門進廟。

董超在前，林冲隨後，進得廟來，四下一張。

董 (詫異) 咦！也不在這兒！

林 沒有人。

董 人老了就胡塗了，這種離死不遠的老胡塗蟲，怎麼能擔得起看守草料場的事
情，換了林教頭來還差不多。

林 (應付他) 唔唔。

董 我們就在這兒等他好不好？他總會來的。別鬧個「大毛出來二毛趕，三毛出
來白瞪眼」，我們找他，他找我們；我們走了，他又來了；他來了，我們又
走了；一輩子也碰不上。

林 好，就在這兒等他。

董 (跳脚搓手) 真冷！

【朔風怒捲，二人避入殿前簷下。

董 林教頭，我們這半年處得不壞，可是我要走了。

林 嘔，要走了？

董 對了，回東京開封府去。

林 什麼時候走？

董 明天一大早起個五更就走。

林 那麼快，都來不及送行。

董 不敢當，不敢當……（沒話找話）薛霸前兩天還托人由東京捎了信來，說請

林教頭的安呢。

林 難爲他還想着我。

董 怎麼忘得了？

林 （乾笑）哼哼……

董 說起薛霸，我倒又想起那個花和尚來了，（試探地）他現在在什麼地方？

林 沒有消息，不知道。

董 （不相信）不知道？

林 半年前在滄州城外分手，他只說：「兄弟保重！」就走了，都是四海爲家的

人，誰也斷不定自己該到什麼地方。

董林教頭這麼好朋友，這多久就沒有通個信？

林我們不通信，可是大家誰都不忘記誰。

【董超無話可說，陪笑。

董林教頭，你可知道；這大軍草料場的管事，比起天王堂的看守又要好得多了。

林知道。

董那天王堂的看守，算是牢城營裏第一個省氣力的差使，一早一晚，不過只是燒香掃地罷了。你看別的那些充軍犯人從早做到晚，還不饒他。更有那些沒有人情的，撥他在土牢裏，又溼又臭，不見天日；求生不生，求死不死。

林多承照顧。

董這大軍草料場可比天王堂更好了，但逢收草時候，都有些常例銀子。往常不托天大人情，不使一筆大錢，不能得到這個差使。

林就是呵，管營相公不但不降罪林冲，倒給我好差使，真不知是什麼原故……

董（指指自己）那得問我。

林爲什麼呢？

董也因爲林教頭大名鼎鼎，爲人又好，牢城營裏誰不尊敬。是昨天見到管營相

公，我就跟相公說了，相公也就答應擡舉教頭去作草料場管事。原來草料場管事的老兵，調回來替教頭看守天王堂。

林 原來如此，多謝，多謝……

董 好說，哪兒不是交朋友。

【風一陣緊一陣。

【西邊天上，太陽被風沙障得昏濛濛的顏色。

林 （倒抽一口涼氣）好大風！

董 （四面一望，發作起來）這老兵好混帳！青天白日擅離職守！害得老子們在這破廟裏挨凍！

林 天還早，再等他一會兒。

董 （看看天色）不早了。這年終歲尾，一幌兒天就黑了，萬一等會兒再下起雪來……

【董超話猶未了，供桌下面的破桌帷內忽有響動。

董 （嚇得跳將起來）啊！

【林冲倒退數步，綽花槍在手。

【供桌下面有人打個呵欠。

【董超趨避林冲身後。

董

（慌張）有鬼！

【林冲用花槍將桌帷挑起。

【供桌下一個老兵斜着臥倒，欠身起來揉揉眼睛。

【三人相視良久。

董

（跳脚）你！就是你！

【那老兵尷尬地笑，從供桌下爬了出來。

董

（暴跳）你在這兒睡覺！

兵

（尚未清醒，眯着眼睛）嗯……

董

你這算什麼？大天白日的把大軍草料場丟下不管，跑到這山神廟裏作神作鬼，看我怎麼去稟告管營相公，好說也把你個老骨頭打個半死！

兵

（瞠目茫然）我，我……

董

（眼睛一瞟）好！現在懶得跟你說！（指林冲）這人名，字叫林冲，原來是城裏天王堂的看守，管營相公差他來草料場管事，調你回天王堂去。

兵

是，是……

董

（怒喝）看你個老不死的！還沒有睡醒呢！清醒清醒，你們趁着天不黑去辦

個交代。

兵 是是。

董 林教頭，我還有點小事，先走一步，你們交代清楚之後，你就留在草料場，叫這老頭兒馬上進城來。

林 唔。

董 明天一早管營相公要派人來查看，你要小心不要出去。天冷風大，夜裏睡覺，千萬把門鎖好。我一半天不回東京，一定再來看望。

林 不敢當，不敢當。

董 等他稍清醒過來，就馬上去。

林 知道了。

董 （出門，又回頭）當心點！你這個老胡塗蟲！

【董超慌慌張張地去了。

林 大哥，你貴姓。

【老兵搖手，示意林冲不要說話。

【老兵跑到山門張望。

兵 （走回來）他走了。

「林冲望着他，不懂什麼意思。」

兵 (神秘地) 你知道我為什麼睡在這供桌底下？

林 為什麼？

兵 昨天我一夜沒睡。

林 為什麼？

兵 (低聲) 那草料場的房子破了，爛了，就要倒了。

林 要倒？

兵 可不是，早就要倒，樑都是斷的，柱子也都歪了。

林 為什麼不修？

兵 (搖手) 哎呀！老弟！你真不知道這公事有多麻煩。你說房子要塌了，不理你還罷了，還說你老胡塗，昏了頭，瞎造謠言。等到真要來修了，又說天冷不修，天陰不修。大家又都要瞧着眼紅，我也要想賺錢，你也想插一把手。算了，算了，辦公事，就是這樣裝胡塗，裝啞吧頂好……

林 天快黑了，去罷。

兵 (嘮嘮叨叨) 慢着，慢着，你聽我說，昨天夜裏刮了好一夜的風……
林 昨天夜裏風不小。

兵 那草料場的房子，就這麼「垮拉」「垮拉」「噉扭噉扭」東倒西歪地搖了一夜。外頭又冷又黑，也沒個人家，你想我可往哪兒去？

【林冲搖頭。

兵 我就想：我活到六十六歲，擔驚受苦的，不容易啊！雖說是個上無父母，下無妻兒的孤老兒罷，讓房子壓死總是怪可惜的，是不是？

林 說得是。

兵 你來得正好。我起了誓不回去了，管營相公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再在草料場裏睡覺了。

林 走罷，引我去看，再說。

兵 對，我光說你也不信，你看了就明白了……

【二人往外走。

兵 （退回）慢點兒。

【老兵同供桌底下拖出一條破棉絮來。

兵 （自言自語）年頭不好，出門得帶着鋪蓋。別瞧它破，我可就這麼一條，還就指着它過冬呢。

【風大起。

林 (無奈地) 走罷，快走罷。

【天更陰下來。

林 看這灰慘慘的天。

【二人走出門去。

兵 看罷，今天晚上準是狂風大雪……

【二人並肩談着，向大路走了。

【狂風亂捲，灰沙漫天。

【董超探頭探腦，又進山神廟來。

【董超見沒有人，向外打一個呼哨。

董 (招手) 走了，走遠了，過來。

【陸謙，富安蹣手蹣腳跟進來。

陸 走啦？真走啦？

【董超點頭。

陸 草料場在什麼地方？

董 (手指着林冲走去的方向) 站在這牆缺口上，正看得見。

【陸謙富安站上牆缺處。

董 看見不？不過半里路，那一圈草棚子就是，附近也沒有別的人家，黑天半夜也不會認不出來。

陸 （跳下地來）你全佈置好了？

董 回虞侯的話，小人跟林冲說了明天一早管營相公前去查看，叫他夜裏鎖門睡覺，不要出去。再說外頭風又大，天又冷，沒地方可去。

陸 喲。

董 那草料場堆着的全是草料，我們四下裏點着了，不要說林冲，就是神仙也逃不出來。

陸 那原先管草料場的老兵呢？

董 我教他交代一完馬上進城。他走了就好，不然的話連這老胡塗蟲一塊兒燒死，兩個人在陰曹地府，也好作個伴兒。

陸 好，你這回功勞不小。

董 還不是虞侯提拔。

富 （也跳下地來）虞侯，林冲渾身武藝，萬一有個意外，我們還是得帶着刀。

陸 說得也是，都帶着刀防備點兒好。其實我一個人也對付得了他。

董 是啊。

陸 那麼就這樣子。現在我們回去，二更天燒起了草料場，我們還是到這廟裏來看火。大家仔細點兒。

董 虞侯放心，燒死林冲，包在小人身上。

陸 燒死林冲，你昇官發財，也包在我陸謙身上。

【狂風大起，飛砂走石。

富 （戰慄）好大風！要吹死人了！

董 有風更好。

陸 （會意）更好，風助火勢，燒起來就沒法兒救！

【三人甚悅，衝寒出山門。

【暗轉。

第二場

夜來。

紛紛揚揚，捲下一天大雪。

山神廟夜靜無人，因值月半時候，雖是風雪交加，天空卻隱隱放光。大雪鋪地，殿上簷角，枯樹枝頭，牆缺處，山門口，一片瑩白。

冬風呼嘯，雪花潑灑，遠方有野犬吠聲。

風雪正猛。

大路上林冲頭戴氈笠子，背着花槍，挑着酒葫蘆，後面跟定草料場老兵，腋下挾着那條破棉絮，二人踏着那瑞雪，迎着北風，飛也似奔進廟門。

二人就供桌上放下手中物事，抖掉身上的雪，搓手頓足凍得喘不過氣來。

兵（喘息略定）這真應了古話兒說的了……

林（歎口氣）……說什麼？

兵（笑着）「屋漏又遭連夜雨，行船偏遇打頭風。」

林（無窮感慨）這說的是我。都是我走的這步倒霉運，連累得老大哥也跟着受這趟苦。

兵沒的話，沒的話，我早說草料場的房子要倒，要倒，它早就要倒。

林可不早不晚，偏偏林冲一來，房子就倒了。

兵老弟，別盡說些喪氣話，凡事得往兩面兒想，你說房子倒了，可是咱們哥兒倆，誰也沒傷誰也沒死，還不是老天有眼睛。

林咳……（坐在地下）

兵 別咳聲歎氣的，我這兒還樂都來不及呢。這叫「人不該死有救」，今兒個晚上

要是沒有你，我讓房子壓死了都不知道，虧得你有力氣，撐住了那根柱子……

林 (心不在焉) 那算什麼？

兵 怎麼說！我們到底還搶出一條被子，一葫蘆酒是不是？嘿！差點兒忘了……

(掏摸身上) 我這兒還有一包牛肉給你下酒。

【林冲不語，拿起酒葫蘆對嘴喝了一大口。

【老兵把牛肉遞給他。

兵 牛肉。多吃點兒多喝點兒也能搪搪寒氣。

【林冲點點頭，再喝酒。

兵 你好好兒待着，我走了，我進城去了。

林 (起立) 走？這時候走？

兵 上頭不是叫我趕今兒晚上進城到天王堂去？再說這三九隆冬凍得死人的天

氣，這一條破被子也蓋不得兩個人。

林 路上不好走，讓我送你。

(搖手) 不用，不用，我是熟門熟路，抄小路走不了多一會兒就到了，你送我不要緊，回頭來個什麼「擅離職守」的罪名，又是喫不了的官司。

林 那……

兵 你別管我。我明天一早就催牢城營裏趕快來修房子。房子倒了是真的，總不至於再不管了罷。你放心，你放心。

林 那你就再歇歇氣兒，（遞酒葫蘆給他）喝兩口酒暖和暖和再走。

兵 對！喝兩口。（喝一口酒）歇可是歇不得了，雪要是再下得厚一點兒，那連走都不好走了。

林 再吃肉。

【老兵又喝一口酒，喫一塊肉。

兵 （吁一口氣）還有半個月就過年了。

林 （不覺神往）過年！

兵 （感慨地）有家的就該團圓團圓了。

林 （自語）家！有家的……

兵 （看着雪花亂飛）可我快死的人了，也不求別的，目前我要是有一間不透風的小房子，生一爐子又紅又旺的火，夠多好啊！（望着林冲）啊？

【林冲掩面。

兵 （遠望）家？老婆？孩子？嗯，早就……（搖頭）下輩子再說罷！下輩子再

說罷！

【林冲側過身去，偷偷拭淚。

兵 這都是廢話！走了，走了。

【老兵把酒葫蘆遞還林冲。

林 再喝兩口。

兵 不，留着給你，夜長，離天亮還早得很呢。

林 葫蘆裏酒還多。

兵 不要了，不要了。

林 大哥，天王堂裏，我的被子，褥子，鍋，碗，火盆都是留給你的。

兵 （緊緊衣帽，走出山門）知道，知道，（回頭）你委屈一夜，明天準叫人來修房子。

【老兵走出去，林冲跟到門口。

【風雪迷漫，老兵身影漸漸隱去。

兵 （越走越遠）老弟，天晴出了太陽我來看你……

【林冲目送老兵遠去，掩上廟門，見門旁有塊大石頭，便拂拂石上雪花，搬將過來將門頂住。

【林冲回到供桌前，將那條絮被放開，取下頭上氈笠子，把身上雪都抖掉；把上蓋布衫脫將下來，摸一摸早有五分溼了，和氈笠放在供桌上，坐下來把被扯過，蓋了半截下身。

【林冲把葫蘆冷酒端來，就將牛肉下酒。看那雪越下得緊了。

【遠方隱隱犬吠，哀冷淒惻，林冲略有酒意，悲從中來，不覺淚下。

【林冲俯首良久。

【犬吠聲忽然大起，林冲一驚，擡起頭來。

【林冲望山門外沒有動靜，抓起身邊酒葫蘆，正待再喫一口——

【只聽得外面必剝剝地爆響。

【林冲跳了起來，牆角邊提起花槍。

【草料場火起，一片紅光耀入廟裏來。

【林冲奔到山門口，卻待撥開攔門的石頭去救火。只聽得外面有人說將話來。

【林冲就門欄空隙一望，閃身門後。

【陸謙，富安，董超走了過來。

這些死狗，叫個不停，差一點兒沒誤了老爺的事！

富 陸
總算完了，總算完了。（推門，推不開）咦！

陸 推不開？

董 (也推推門) 怎麼了？(再推)

陸 算了，算了，不進去了，就在這廟簷底下看火，再看一會兒回去了。

【雪不止，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，火越發大起來，照得遠近通紅。

董 這條計好麼？

陸 虧了你用心，回到東京，稟過太尉，保你做個大官。

董 小人在這滄州足足釘了他半年，這回總算有個了結了。

富 真不容易，真不容易，幾次害他不成……

陸 太尉同衙內在京裏坐臥不安，提心弔膽的就是怕個林冲，林冲一天不死，我們也就一天不得清淨。

富 說來也是冤枉，林冲要是沒這麼個標緻老婆，也就不至於喫這麼大的苦，到了兒死在火裏。

陸 真是冤枉！衙內沒喫着天鵝肉不說，弄得我陸謙也不夠朋友，三更半夜大風大雪的跑這兩千里路來幹這缺德事。

富 (笑) 看在昇官發財的面上罷。

董 (報功) 是小人直爬到牆裏頭去，四下草堆上點了十來個火把，除了張着翅

勝飛出去，看他往哪兒跑！

【三人看火。

富（喝采）真好看！白的是白的，紅的是紅的！

陸這早晚燒個六成過了。

富一點兒動靜沒有，人總是死在火裏了。

董就算林冲逃出了性命，燒了大軍草料場，也得判個死罪。

富我們回城裏去罷。

陸再看一看，等火熄了再走，去檢出一兩塊骨頭帶回東京，去府裏見着太尉和

衙內也說我們辦事週到。

【林冲再也忍不住，走出來輕輕將頂門的大石頭掇開。

【山門略有響動，富安向後一靠。

富有鬼！門又開了。

【林冲又閃入牆後。

【富安將門大推開。

陸進去歇歇，避避風。

【三人走進來。

陸 明天就動身回東京，還趕得及回家過年……

【林冲跳出，當門攔住。

【三人一驚轉身。

林 (大喝) 陸謙！

【三人後退。

陸 (失色) ……是你！

【董超倚仗人多，抽刀上前。

【林冲搶上一步，只一槍撈倒董超。

【富安奔往牆缺口想翻出去。

【林冲手起，將槍擲出，正中富安後心，和身撲倒在牆缺上。

【陸謙往殿後跑。

林 (切齒) 你往哪兒去！

【陸謙止步，回轉身來。

林 (安定地) 小時候學的刀法，還沒有忘罷？

【陸謙見林冲空着手，膽子大了些，拔出刀來。

林 (點頭) 我就是空着手，你只管來。

【陸謙猶疑。

林 (冷笑) 沒有出息的東西！就憑你這種膽子，也敢害人？

【陸謙硬着頭皮上前，劈面一刀。

【林冲輕輕讓過，舉手只一掌將刀擊落，另一手將陸謙劈胸揪住，只一提，丟翻在雪地上，一腳踏住陸謙胸脯。

陸 (呻喚) 林大哥……

【林冲拾起落在雪地上的刀，擱在陸謙臉上。

陸 (嚇慌了) 林……

林 (怒目而視) 陸謙！「殺人可恕，情理難容」，我從來跟你無冤無仇，你爲什麼三番兩次害我！

陸 (戰抖) ……都是太尉差遣，不敢不來……

林 我只問你，我家娘子……

陸 ……大嫂……

林 你說！你說！

陸 大嫂貞節，在太尉府裏自刎死了……

【林冲怔住。

陸 ……這都不干我的事……

林 (滿面殺氣) 陸謙！我跟你自幼相交，你害我一家，怎麼不干你事！喫我一刀！

陸 (狂喊) 大哥饒命……

〔陸謙話猶未了，被林冲當胸一刀刺死。〕

〔董超正顛巍巍爬起來想走。〕

林 也便宜不了你！

〔林冲趕上一刀，刺死董超。〕

〔林冲去牆缺口看富安，推他一把，富安從牆缺滾下地來，已經死了。〕

〔林冲走向山門看火。〕

〔火勢正猛，大雪飛揚。〕

〔林冲略一思索，翻回供桌前，穿上白布衫，繫了搭膊，把氈笠子戴上。將葫蘆裏冷酒，嚙喫個乾淨。用被絮擦乾淨了刀。葫蘆也手開不要了。將刀插在背上。〕

〔林冲當着供桌，向神像跪倒。〕

林 (禱告) 神明庇佑：天可憐見林冲，大雪壓倒草料場，讓林冲殺死這賣友奸賊。此去流落天涯，只盼望找到師兄魯智深，重返東京，報這血海冤仇。他

年得志，重修廟宇，再塑金身！

〔林冲拜了三拜，拾起雪地上花槍，就富安身上擦去槍頭鮮血。略無反顧，出門投風雪中去了。〕

〔雪更大。〕

〔風更猛。〕

〔火焰沖霄。〕

〔那林冲到何處去，如何尋得魯智深，按下不表。有分教大鬧中原，縱橫海內，正是：笑揮禪杖，戰天下英雄好漢；怒掣寶刀，砍世上逆子讎臣。〕

——幕下——

本書專供閱讀之用，作者保留轉載，翻譯，演出，改編，廣播，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。不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，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，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，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。

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。

本劇作者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：

上海：開明書店轉作者本人

北平：東交民巷瑞金大樓新民報社馬彥祥先生

重慶：中一路新民報社楊鍾岫先生

昆明：郵政十四號信箱孟浪先生

南京：白下路中國農民銀行吳皋先生

吳祖光劇集

風雪夜歸人

這是作者自己最滿意的一個劇本。因為這裏有他最熟悉的事，最愛好的人。這個劇本裏，作者寫一羣不自覺的好人在現實的人生裏的形形色色，他們受風辱，遭鄙視，他們貧苦，窮困……但是儘有些幫助窮朋友，幫助跟自己一樣受苦受難的朋友的人。

牛郎織女

吳祖光先生為我們創造了這個悲歡離合的幻想故事，跟過去流傳下來的神話不盡相同，然而美麗，動人，像個迷人的夢。這個劇本曾在各地上演，極受觀眾的歡迎，因為它是更適合於歌劇的題材，現在又由作者改寫成詩劇。

少年遊

作者是年青的，寫的又是青年人的活動，描說裏面還有作者自己的影子。因此，這劇本充滿蓬勃的朝氣，像一首清麗的詩篇，像一首雄壯的歌曲。從這裏可以看到北平淪陷以後，愛國的學生怎樣用青春的熱力創造了新中國的希望。而且這劇本在故事的安排上，人性的表現上，都盡了藝術的能事。年來以學生界情形為題材的劇本很少，這劇本就更加可貴了。

捉鬼傳

本劇取材民間神話，以鍾馗捉鬼為背景，反映出現社會的各種醜態。這裏所捉的各種鬼，風流鬼，紗帽鬼，不要臉的鬼，喪良心的鬼，其實就生活在你我之間。戲裏的鍾馗捉鬼，沒有把鬼全部肅清就喝醉了，於是羣鬼又瀾漫乾坤，等他醒來，已經捉不勝捉，這告訴我們捉鬼必須不斷努力。

正氣歌

宋朝末年，權臣誤國，元兵乘機攻入國都，忠臣文天祥被捕，囚禁三年，不屈而死。這種忠義之氣不但令人感泣，更象徵着中華民族長存的偉大國魂。本劇寫的就是這一段故事。

嫦娥奔月

作者通過美妙的藝術手法和如夢的懷古幽情，寫成這個劇本。它喚回我們兒時的記憶，記起老祖母講過的傳奇故事：嫦娥是絕代美人，后羿是蓋世英雄。但是作者點破我們的幻夢，叫我們正視現實，出現在這劇本裏的嫦娥是附葬墳墓，后羿是專制而又暴戾。

林冲夜奔

本劇取材於「水滸」中林冲誤入白虎堂，刺配滄州道，火燒草料場，風雪山神廟及魯智深大鬧野猪林故事。全劇充滿對被迫害者的同情，和對強暴者的憎恨。劇作者把這動人的故事帶到一個新的境地，出現在他筆下的林冲是好的，也是有血肉，有憎愛的活人。

開明書店印行

以上各書定價均照同業規定倍數發售

法西斯細菌

五五・〇 【劇幕五】

這個五幕劇的主角是一個善良的醫學博士，細菌學者，他相信醫學的超然性，埋頭研究，不問外事。可是法西斯強盜把他趕出實驗室，使他看到了滿目瘡痍的世界。跟着戰爭來的，不僅是自然的疫病的流傳，人爲的細菌彈的散布，而且戰爭本身每天也殺害無數的人，比任何細菌還利害。這裏啓示了一個真理：「法西斯與科學不兩立」。科學家必須先做撲滅「法西斯細菌」的工作。

夏衍劇作集

【劇幕四】

防 心

五四・〇

這個劇本寫上海淪陷後文化界的情形。上海雖然淪陷，五百萬上海人心裏的防線可沒有放棄，上海文化人的責任就是守住那條防線，使人心不死，使上海人在精神上永遠不被征服。作者爲我們展開了一幅生動的畫面，讓我們看到上海的文化人怎樣和敵僞鬥爭，在艱苦的環境中堅守着那條光榮的防線。

【劇幕四】

記 城 愁

本劇以上海知識青年的生活爲題材，寫一對善良的男女怎樣從小圈子斷然跳到大圈子去。作者在卷首引用了莊子的名言：「泉涸魚相處於陸，相濡以沫，相煦以濕，不若相忘於江湖。」這本書對於小圈子傾向仍舊十分普遍的現代青年，是一個有力的針砭。

行印店書明開

◀ 五四・〇 ▶

售發數倍定規衆同照均價定暫各上以

開明書店印行新書

沈從文著作集

春燈集

○·七○

黑鳳集

○·六五

作者沈從文，稱爲美妙的故事家。小說當然得有故事，可是作者以體驗爲骨幹，以哲理爲脈絡，揉合了現實、夢境，運用了獨具風格的語言和文字，才使他的故事成爲「美妙」的故事。我國現代文藝向多方面發展，作者代表了其中的一方面，而且達到了最高峯。讀者要鑑賞現代文藝，作者的作品自然不容忽略。作者現將所有的短篇小說重加修訂，交本店印行，成這兩本集子。

開明文學新刊劇本三種

花木蘭

周贍白著
○·五○

「花木蘭從軍」在我國差不多是一個婦孺皆知的故事，誰都知道有這麼一位女英雄代替她父親去從軍，在戰場上立下了大功。這本書將花木蘭從軍前及在戰場上之情形分四幕寫出，最後一幕將隋帝的好色一段做襯托，更顯出花木蘭的懷抱，她那種身可殺志不撓的精神充滿著全劇。

梁紅玉

顧仲彝著
○·七○

梁紅玉是和花木蘭齊名的女英雄，她的故事已經是家喻戶曉的了。現在顧仲彝先生把這段故事編成劇本，共分四幕，寫梁紅玉怎樣踏上戰場，奮勇殺敵，保衛江山，著重在民族意識的發揚，同時又穿插了她和韓世忠將軍的一段羅曼史，渲染出戲劇的氣氛。

春雷

吳天著
○·六五

本書寫北伐前後的一個曲折離奇的故事，這裏有殺人、不眨眼的軍閥，有苦悶徬徨的青年，有爲了子女而忍辱偷生的母親，有對殺父母的仇人懷著哈姆雷特式復仇心理的智識份子，有採取刺客手段的恐怖主義者，也有遵循集體主義沈著奮鬥的革命者。這些人物交織成大時代前夕的一幅彩圖，有血，有淚，有愛，有恨。

漢譯

世界語小辭典

周莊萍編

○·七○

以上各書定價均照同樂規定價數發售

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內審字第一〇九〇七號

林冲夜奔

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

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再版

每冊定價・〇五〇

印刷者
開明書店

發行者
開明書店
上海福州路
代表人范洸人

著作者
吳祖光

有著作權 * 不准翻印

(60P.) K

冲



4.6
3-16